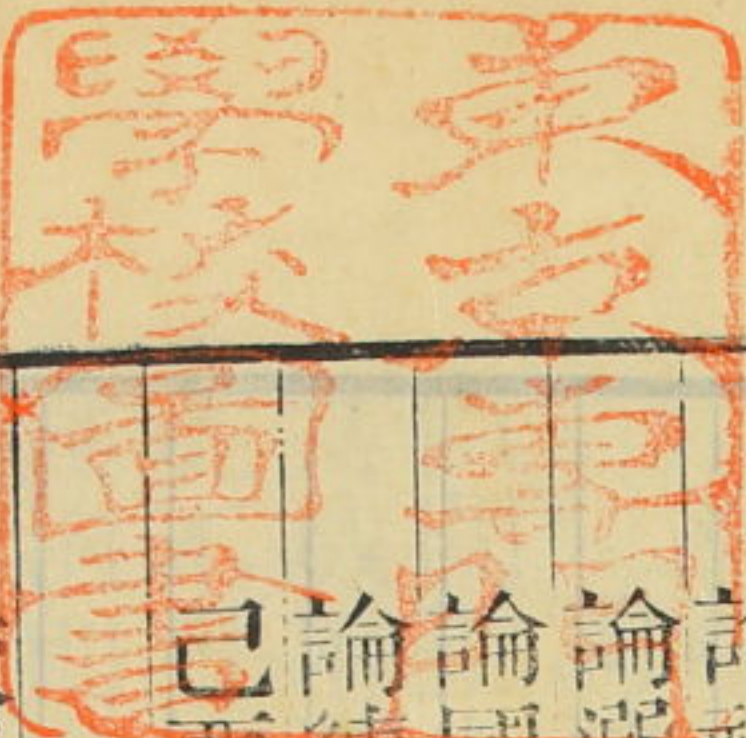


南宋文範

和16
341
5



利
299
5



南宋文範卷十七目錄

奏疏

論神威疏

楊萬里

論選法疏

楊萬里

論國勢疏

楊萬里

論練兵劄子

楊萬里

己酉自均州赴行在奏事十月初三日上殿第一劄子

楊萬里

駁配饗疏

楊萬里

論用兵事宜劄子

王十朋

夔州論馬綱狀

王十朋

再論馬綱狀

王十朋

上殿劄子

王十朋

新錢
有物

南宋文範卷十七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神威疏

楊萬里

臣聞聖人之伸於天下也有神而其屈天下也有威威藏于神故其威不測神行于威故其神不狎然則孰為威曰龍不可離于淵虎不可離于山人主不可離于柄柄也者人主之山淵也歟上執其柄則神與威不在于下竊其柄則神與威不在于上觀柄之所在而治亂見矣執柄以明用明以公而害明者偏也進退人才罷行政事號令之出納賞罰之可否此非人主之柄歟是柄一去則所謂人主者人主之名存而人主之實亡惟天下之至明者能使是柄在已而不去夫何故天下之至明者其初天下未測其明也未測其明則其下必有以嘗之否則欺之取天下之所是而雜之以非取天下之所非而亂之以是以探其上而幸其惑是謂嘗

嘗而不動也嘗而動則易其真是者而誣之以為非蔽其真非者而文之以為是是謂欺故古之明君居明以晦以俟其所嘗而出晦以明以破其所欺彼狎吾之晦而嘗者至矣嘗則繼之以欺然後吾之明一發焉則剖然出于其所嘗之外而卓然不墮于其所欺之中夫安得不服則其柄宜誰歸故曰執柄以明齊威王有焉古之君有百發而天下不服有一發而天下大服則公與私之異也然則其曷為公不罰天下之所同賞而不賞天下之所同罰顯詢而陰求眾問而獨決顯詢而陰求則姦不召矣眾問而獨決則同者不欺而欺者不行矣於是擇天下之善惡大且顯者而賞誅之則明一用而天下不以為察故曰明用其公舜有焉古之君失其柄者皆暗者也暗則失其柄固也而愈明者愈失之何哉明者多是而善疑此偏之所從生也明則不偏矣偏則不明矣蓋是者以明出于己為矜而以明出于人為媿疑者以親暱為可信而以公卿大臣為可防以明出于人為媿則舉朝不敢有言非不言也

言而莫之入也以公卿大臣為可防則舉朝不敢有為非不為也為而莫之行也當是時天下之柄亦可謂不移于臣下而天子之勢可謂尊矣而君子未敢賀也何則收于前而移于後防其一而不防其二也公卿大臣不得以議之于公則親暱小人得以侵之于私天下之人但見今日行某事也明日用某人也而不知其所從來也非謀之于左右也非謀之于諸大夫也非謀之于國人也豈天子徧察天下之事而盡識天下之人歟或曰此宦者之力也或曰此外戚之力也或曰此宿昔倖臣之力也夫是三人者天子以為親暱而可信也不知其乘吾信而逞其姦也以為陰可以助己之明而外不知也不知其蔽己之明以盜其柄也其初不疑其姦其終禍其國故曰害明者偏也漢之元成唐之德順有焉春秋傳曰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楚莊曰無以嬖御士嫉莊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鄒陽所以言于梁兼聽則下情通偏聽則下情壅魏徵所以言于唐少師亂隨子翬弑隱祿產危漢朱异亡蕭奈之何漢

唐數主之不悟也今以主上之聖明而躬攬天下之柄豈容有漢唐季世之事雖然漢成帝知惡石顯而不知王鳳即顯也唐憲宗知惡王叔文而不知皇甫鏞即叔文也非不知也明于人而暗于己也臣願聖天子以古而察于今其無是事乎可以自慶而塞其未至之門其有是事乎可以大懼而拔其已植之根則堯舜之聖一武而至矣豈若漢唐四君盡疏千萬人而獨信一二親暱小人也哉為虺必蛇履霜必冰臣不勝忠憤

論選法疏

楊萬里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于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為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為朝廷為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賄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邪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

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為姦而其用法也則取于吏而為決則是吏之言勝于法而朝廷之權輕于吏也其言至于勝法而其權至重于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于官而決于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于子弟而其權卒歸于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于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于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于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于是子弟為備位而臧獲為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于吏部有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為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為不可無改也未幾而

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于是卽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于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尙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于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

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温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于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

論國勢疏

楊萬里

臣聞聖人不幸而當天下分裂之際者有所謂萬世之業有所謂數百年之業國無兩存無兩亡非有北無南則有南無北爾有能舉天下之勢而一之此萬世之業也畫地以相俟據險以相拒攻則不足守則有餘此數百年之業也今聖天子旣懲于一舉而折則萬世之業其成未有形而其發未有候也而數百年之業亦獨擾擾而未求所定岌岌而未見所立則亦可謂不能也已非不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果則爲爲則能矣昔司馬晉內有王敦蘇峻之亂外有劉石之敵晉宜不能乎晉也而無病乎江左十翼之基劉宋之初譙縱梗蜀容循逼都下而姚氏慕容

氏拓跋氏沸中原宋宜不能乎宋也而無害乎南朝數百年之祚
晉宋之君何人哉使朝廷當此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天下
之半也至于七十里而興商百里而造周湯文何人哉朝廷當此
時將不爲國乎雖然此猶有土也至于漢高帝一劍之外無餘物
光武一牛之外無餘資而以創業以中興二君何人哉朝廷當此
時又將不爲國乎嗟乎以高光爲之能以無國爲有國也以湯文
爲之能以一國爲天下也以晉宋爲之能以危國爲安國也然則
天下豈有不可爲之國哉亦存乎其人如何耳今也內無敦峻譙
盧之猖獗外無劉石之英雄而獨當一未亡之金虜而又以全楚
爲家吳越爲宮此楚莊吳闔廬子胥種蠡之所以強霸用武之國
也西控全蜀南擁荆襄北據長淮此高帝先主孫仲謀楊行密之
所以興起之根本也鉅海限其東而三江五湖繚繞其南北此古
之六朝所恃以爲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引巴蜀之饒漕江淮之
粟市西戎之馬而號召荆楚奇材劍客之精銳此漢唐之所仰以

爲資者也奄是數者而有之而日夕惴焉不敢以自存常若敵人
之制其命是挾千金而憂貧有孟賁之力而憂弱者也故曰非不
能也能而不爲也非不爲也爲而不果也使聖天子一日斷自一
心不惑羣議卓然挈吾國而大有所建立則萬世之業爲之有餘
也而況數百年之業哉獨患乎因循頽墮忘其我之所可惜而徹
其敵之所可忌者而已矣蓋吾之所可惜而吾不惜則凡所可惜
者無所往而惜無所往而惜者亡之所從開也彼之有所忌而吾
不示之以其所忌則凡所可忌者無所往而忌無所往而忌者寇
之所從召也昔者秦之滅六國非秦能滅六國也六國實自滅也
不思久長之計而苟一日之安爭先割地以求和于秦地朝割而
兵夕至蓋六國之君臣其初以爲尺寸之地不足惜也不知夫國
之亡乃自不惜尺寸始非尺寸之地能亡國也尺寸之不惜則不
至于亡國不止頃者虜人求唐鄧則與唐鄧求海泗則與海泗此
何爲者耶人有禦寇而不禦之垣之外乃毀垣以納之曰吾將拒

之戶是得爲善禦寇者乎夫室以戶存戶以垣存也垣毀是無戶也室其得存乎蜀失漢中而劉禪降唐獻淮南而李景蹙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忘其我之所可惜者也漢高帝之西入關也兵之所至迎刃而解如此其銳也以仁義之師乘暴秦之亡如此其易也以高帝自將而子房爲之謀如此其全也而不敢越宛擊秦非宛之能重秦也能病漢也蓋宛者漢之後顧之病也宛一下則漢何病焉使秦人先得漢之所忌遣一將固守而不下則秦未易以歲月入也異時朝廷舉長淮數千里而視之如隙地不葺一壘不置一卒使寇之去來如入無人之境此何爲者耶議者猶曰是時虜之創痍未盡瘳而勢力未全盛也而今者狼然有窺吾淮甸南下牧馬之意朝廷儻復如前日置淮于度外則天下之大禍至矣虎之所以不可捕者穹崖深林入者凜然而又羆遊乎其前豹伏乎其左此人之所以甚忌也使羆與豹皆去而虎立于途人孰不操戈以制之哉臧質壁盱眙而佛狸亟還劉仁瞻堅守

壽春而周師未得志朝廷獨不見之耶此臣所謂患乎徹其敵之所可忌也大抵敵人之求可以與可以無與天下之地可以無守可以守可以與者貨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也可以守者未失之地也可以無與而與焉可以守而不守焉今之大患不在此耶蓋逆亮嘗求漢淮之地矣而光堯不與之地而與之戰臣願朝廷以光堯之塞逆亮而塞虜之貪如蜀如荆襄如武昌如沿江朝廷固嘗嚴守備矣臣願今日以待沿江之攻而待淮凡淮之要害之地虜之所必攻者巨鎮如廬壽廣陵者則各擇一大將委以一面而付之重兵至于其他州郡則多其壁壘而葺其城池城池堅則可攻而不可下壁壘多則寇有牽而不敢越有大將重兵以居要則沿淮之州有所恃而無所懼兵法所謂常山之蛇者此也蓋固國者以江而不以淮固江者以淮而不以江而今之說者或曰淮不可守而江可恃嗟乎不恃江者江可恃也恃江則江不可恃矣昔者陳後主盡召江北之諸將以朝正而韓擒

南齊書卷之七
七
虎賀若弼掩其虛以至江上陳之君臣猶曰天塹必無可濟之理且引周齊之兵五來皆敗以待隋言未既隋師濟矣甚矣夫江之誤南國也非江誤人之國也恃之者誤之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唇亡則齒寒江者淮之號也淮者江之虞也朝廷其勿恃江而恃淮勿恃淮而備淮則數百年之業可得而議矣不然臣恐未可以一朝居也或者又曰守淮善矣其如淮地之空曠何若夫江者紀涉所謂備之不過數處直差易耳是不然有淮而後江者吾之江也無淮則江者非獨吾之江也亦敵之江也全而有之猶恐失之而況分之哉且吾之有淮以爲空曠也使吾不有而虜有之彼以爲空曠耶彼將居而耕耕而守守而伺則吾之一喘而彼聞一動而彼見人惟有所不可測而後不可圖引寇以自逼而日夕與之相目于一水之間則國尙何可爲而敵尙何可備哉故夫江者誤人之國而紀涉之論又誤人之江者也且吳人者欲淮而不得也非得淮而不欲也吾則有吳人之所無而又可棄吾之所有耶

是以流涕而極言至此

論練兵劄子

楊萬里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强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斂之之說蓋斂之之說古之爲斂者處其一今之爲斂者處其三何謂一蓋三代之兵出于農此所謂一也兵出于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于今也蓋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爲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軍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母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

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爲謹厚默默以爲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而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平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而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爲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鬪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而收之以爲兵則其爲用亦不少今欲棄其爲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無乃交病也歟且黠民不收之以爲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于大亂也夫與其至于大亂孰若收之以爲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爲吾用則其猖狂者不施之于我而施之于敵其不肯老死者不用之于姦慝而用之于功名此駕馭姦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不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臣請復言散之說蓋散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蓋以十人而

擊一人則十者眾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人而擊百人則一者愈寡百者愈眾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于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于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絕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于此也此冗兵實不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蓋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某與某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某與某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某與某未嘗募而至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一軍之士而子虛烏有之徒居其十之三四焉是故縣官有實費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無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蓋亦講其所以散之者耶今朝廷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

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貰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于爲亂教而擇之將皆卓然可用此斂民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臣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蓋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于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概見焉至其死亡存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概見者而沙汰焉從其莫不知者而開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乎不散而復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夫典兵在人用兵在術練兵在法臣之所謂斂散者是則練兵之法也

已酉自均州赴行在奏事十月初三日上殿第一劄子

楊萬里

臣聞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于權臣擾非盜賊而擾于

盜賊強非夷狄而強于夷狄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黨論欲盡逐天下之君子莫如黨論欲盡空天下之人才莫如黨論族親黨也交遊黨也薦引黨也欲陷一士止于一士而已矣至舉而名之以黨則族親也交遊也所薦引也可一網而盡矣漢之黨錮唐之牛李是也本朝仁宗之世始于宰臣呂夷簡與諫官范仲淹交論上前遂出仲淹而諫官高若訥盡指歐陽修尹洙之徒爲仲淹之黨一切貶逐未幾仁宗感悟大用仲淹而召用修與洙不惟黨禍遂息而已仁宗曰致慶曆之治者乃前日所謂黨人者也其後紹聖崇觀之間宰臣章子厚蔡京盡指司馬光蘇軾之徒凡元祐之忠臣義士三百餘人目爲奸黨斥逐禁錮死徙殆盡君子盡逐小人滿朝馴致靖康之變黨人則一空矣國家之福何如哉臣竊觀近日以來朋黨之論何其紛如也有所謂甲宰相之黨有所謂乙宰相之黨有所謂甲州之黨有所謂乙州之黨有所謂道學之黨有所謂非道學之黨是何朋黨之多歟且天下士

大夫孰不由宰相而進哉進以甲宰相一日甲罷則盡指甲之人以爲甲之黨而盡逐之進以乙宰相一日乙罷則又盡指乙之人以爲乙之黨而盡逐之若夫甲州之士乙州之士道學之士非道學之士好惡殊而嚮背異則相攻相擯莫不皆然黨論一興臣恐其端發于士大夫而其禍及于天下國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懼哉臣願陛下建皇極于聖心酌大公于天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賢者曰才者曰忠正者曰君子者從而用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曰不肖者曰不才者曰邪佞者曰小人者從而廢之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在廷之臣有復陳黨論於前者取其尤者而斥之聲其罪於天下則黨論不攻而自破矣復二帝三王之正道以消漢唐靖康之顯禍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駁配饗疏

楊萬里

臣聞之王通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蓋堯之衢室舜之總章周有卿士庶人之謀漢有博士廷臣之議此皆王通之所謂議也既曰

議矣則君之所可臣必有所否卿士之所從庶人必有所違君人者酌其議而擇之擇其善而從之然後下無不盡之心上無不善之舉今者議臣建配饗功臣之議則不然曰欺曰專曰私而已先之以本朝之故事惟翰苑得以發其議抑不思列聖之廟有九而廟之有配饗者八發配饗之議者非一而出于翰苑者止於三且如罷王安石之配饗神廟則司勳員外郎趙鼎之言也請以韓宗彥配饗徽廟則刑部尚書胡交修及中書舍人樓炤等之議也豈盡出於翰苑哉今舉其三以自例不顧其餘之不然非欺乎申之以聖諭之所及惟一已得以定其議非專乎終之以止令侍從數人之附其議使廷臣皆不得以預其議非私乎是說一行自今以往一議之出必欲有可而無否必欲以一人之口而杜以千萬人之口也何以盡天下之心乎有可而無否其弊必至於水濟水之喻以一人之口而杜千萬人之口其弊必至於指鹿爲馬之奸臣之所憂不特一配饗之議而已恭惟陛下秉大公廓至明如天之

清如水之止無偏如周武無我如仲尼必不徇議臣一己之私說而盡違天下公議也臣惟恃此敢陳其愚惟陛下垂聽焉臣伏見故太師忠獻魏國公張浚身兼文武之全才心傳聖賢之絕學遭遇先皇聖神文武文憲孝皇帝擢任不次出將人相而浚捐軀許國忠孝之節動天地而貫日月武夫悍卒孺子婦人裔夷絕域聞其名者皆翕然歸仰中興以來一人而已臣嘗論其概以爲耆德卓行忠諫嘉謀動爲人師言爲世則者固不可勝舉也而其尤大焯著者社稷之功者五建炎之間逆臣苗傅劉正彥之變先皇忍恥僞赦之出四方驚惑然莫有敢誦言討之者惟浚與平江之師內則倡率韓世忠張俊以爲之用外則結約呂頤浩劉光世以爲之助不崇朝而建復辟之勲首復辟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一也紹興之間浚初拜右相未遑他議首上封章請建儲嗣人謝之日繼以面陳而先皇嘉納雖先皇選建之公宗社靈長之福上天眷顧之命歷數有歸在於陛下然發此議者紹興五年八

月十五日也發大議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二也先是大將范瓊來赴行在挾其兵眾居然悖傲不復有人臣之禮肆然邀求且乞貸苗劉之黨浚召瓊至都堂數其罪狀縛置廷尉論抵之死而優撫其軍從容指麾釋兵聽命分隸他將無敢譁者然後國法以正紀綱以張強臣悍將始知有朝廷之尊立國之基實基於此立國基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三也浚之守蜀備禦旣固虜至輒敗大酋粘罕病篤召諸將謂曰吾自入中國未有敢嬰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敵我在猶不敢取蜀爾曹宜息此意姑務自保而已兀朮出而怒曰是謂我不能耶粘罕旣死兀朮來寇浚令吳玠吳玠大破之俘獲萬計兀朮僅以身免髡髮虜自是而遁自虜入中原其敗衄未嘗有此也我是以有和尚原之捷才後皆獲其用至今朝廷無西顧之憂全蜀安而後中國安安蜀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者四也浚之貶福州也劉麟乘

此引元兪之兵數路入寇先皇即日召浚浚亦即日就道既至江
上元兪聞之曰聞張樞密貶嶺外何得已在此未幾宵遁先皇之
幸建康也劉猷挾虜眾來寇時相臣趙鼎樞密折彥質皆欲退淮
上之師爲保江之計浚力爭以爲收兵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
險與虜共矣先皇決策從浚我是以有藕塘之捷自此兩淮始可
立矣兩淮定而後中國定定淮者誰歟浚也此其有社稷之大功
者五也蓋浚之用心以堯舜致君之道爲己任以春秋復讐之義
爲己責以文武境土未復之業爲己憂其論諫本仁義似陸贄其
薦進人才似鄧禹其奮不顧身敢任大事似寇準其志在滅賊死
而後已似諸葛亮孟子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浚有
焉今先皇行且祔廟方議配饗之臣非有社稷之大功者其誰實
宜之臣謂有社稷之大功宜配饗於新廟者莫如浚也且陛下賜
浚諡忠獻制辭有曰慮國忘家曰忠獻可替否曰獻又曰若趙普
平定四方若韓琦弼亮四世雖成功之不一要易地以皆然訓辭

具存昭若日星蓋普則配饗太祖之廟琦亦配饗英宗之廷陛下
以此比浚則今日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而議臣懷私故欲黜
浚而不錄以阻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公議甚憤而不平也且議臣
以復辟之功爲重乎浚倡之呂頤浩和之張俊韓世忠秉而行之
今錄其同功者三人而黜其元功者一人可乎且議臣以建儲之
功爲重乎趙鼎言之浚亦言之今錄其一黜其一可乎至於固長
淮以保江守全蜀以保吳楚則浚一人而已矣此又非諸將所敢
望者臣故曰配饗新廟者舍浚而誰哉或謂浚嘗爲隆興之相矣
非沒於紹興之年也臣以爲不然趙普嘗相太宗矣而配饗太祖
之廟韓琦曾公亮嘗相神宗矣而配饗英宗之廷然則浚之宜配
新廟又何疑焉昔唐以苗晉卿配肅宗而遺裴冕蘇氏駁之當時
竟行其說裴冕得以復收臣雖學術淺陋竊有志焉又況議元和
配饗之臣則令尙書省御史臺四品以上兩省五品以上同議焉
議會昌配饗之禮則出於宗正少卿李從易所奏焉豈翰苑之臣

所得而專哉蓋專則有弊眾則無私故也臣願陛下遵中興之典酌李唐之制斷自聖衷照破私議以臣所駁之章詢之大臣下之禮官博士令與臺諫兩省侍從及在廷之臣雜議其事如蘇軾論配饗必都省集議者而陛下擇其中錄元勳于既黜釋公議于既鬱可以伸屈抑可以決壅蔽可以盡天下之心可以為忠義之勸一舉而眾美具誠非小補冒瀆天聰無任惶懼屏營之至

論用兵事宜劄子

王十朋

臣竊以今日之事有不可輕改者曰用人有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有不可不深慮者曰荆襄有不可不急治者曰兵賦自古人君相與圖進取之計必有一定不易之規模知一勝一負為兵家常勢故小勝不為之喜小敗不為之沮秦穆用孟明三敗而後霸西戎漢高爭天下屢敗而後擒項羽諸葛亮才兼文武而有馬謖街亭之敗至于上表自劾蜀主不廢之卒能與吳魏抗衡而功蓋三分之國國朝范仲淹韓琦皆一代名臣俱有材略其經略西夏也

而亦有任福三川之敗仁祖不廢之卒能臣元昊而安中國此皆規模素定于胸次故能收異日之大功臣聞前日淮甸之師一月三捷宿州不利蓋亦兵家勝敗常勢也異議者遂從而搖撼將帥之臣且謂大將不還以貽聖慮今李顯忠邵宏淵及諸統制軍馬已回濠泗矣亦足見小人幸災樂禍扇為浮言務在中傷不可不察也恭聞陛下遣中使給御札慰安張浚撫勞將士仍放顯忠等罪憫其血戰之勞而赦其一眚之愆真得前古帝王御將之道矣然外議洵洵謂陛下宣召楊存中欲用為主帥臣竊料聖意必不然然當人情紛擾之際不能無市虎之惑既而聞之初欲除荆襄宣撫又改御營使及聞邊報稍寧其意遂寢疑者雖稍息而不能無慮焉存中為將罔功天下皆知之贖貨無厭交結中外爵位已極而求進不已彼其心但幸國家之有禍遂欲投隙而進亦何求而不得耶御營使不已必將有大于此者命令一出必失軍民之心使江淮荆襄隴蜀將士聞之必致解體且謂朝廷因王師小劔

而遽欲變易大帥非所以安人情威戎狄也臣所謂不能無患者
在此建炎紹興間太上皇巡幸止用宰相樞密爲御營使李綱朱
勝非等嘗爲之陛下將爲視師之舉宜遵用故事以兩府大臣兼
之足矣朝廷雖乏才其可以此輕處存中輩耶此事尤在聖心素
定不可變易于倉卒之間此臣所謂不可輕改者曰用人也臣聞
天下之勢不在國之強弱而在氣之如何氣振則轉弱而爲強氣
沮則變強而爲弱股至強而懼則慄氣餒之也髮至弱而怒則衝
氣激之也景德間契丹舉國南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
蜀以避其銳真宗以問寇準準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
今契丹近迫四方危心當勵眾禦敵以衛社稷惟當進尺不可退
寸奈何欲委棄宗廟遠之楚蜀鑿輿回轉一步則萬眾雲散四方
瓦解楚蜀尚可至耶真宗善其計乃幸澶淵將士鼓勇射殺撻覽
賊眾遂退此作氣以破敵轉弱而爲強之尤大者也前年太上皇
下親征之詔爲建康之幸作士氣以走賊騎蓋得策矣惜乎議者

不建遠大之計而遽回臨安也陛下前日下詔視師中外鼓舞秋
涼進發或者猶以爲遲今王師退保濠泗督府遠在盱眙陛下宜
速進蹕以幸建康居六朝帝王之宅據東南形勢之勝可以援吳
蜀可以控四方可以遠海道之虞可以壯淮甸之勢四方聞之孰
不增氣至若百司之眾在今宜省犒軍之費比舊宜節庶幾萬騎
易動如聖訓所謂當如創業時此臣所謂不可不決策者曰進蹕
也臣聞荆襄居天下形勢之中乃古今必爭之地萬一金人乘虛
而入使川陝隔絕則東南之勢孤矣近聞朝廷旣罷汪澈命張浚
兼都督之使令出于一固已得策又用王彥知襄陽議者以爲得
人又聞以彥節制趙撙則或以爲不可撙久在襄陽得士卒心彥
自外來遽令受其節制恐武臣氣不相下或生釁端兼張浚在淮
去荆襄遠甚或有機會恐聞報失期臣謂宜于前兩府侍從中擇
一重臣威名稍著者以爲宣撫旣以浚督之又以重臣制之使彥
與撙輩各當一面則荆襄可以無虞矣今朝廷知備淮甸而遠荆

襄此臣所謂不可不深慮者此也今國家大則爲進取之圖次則爲守禦之計然議論及兵則其言必怯者以其所乏者兵與財也則兵不可以不招財不可以不理竊聞西北歸附之民有可以爲兵者眾督府及諸將不敢多募之者懼國家有養之之費也然今日之勢有不得不招宜命張浚諭江淮荆襄諸將招其可用者而籍之汰其無用者而民之縱未至多亦可補填折傷之額又東南之民亦有可用者如江西福建及台之仙居婺之東陽諸處其人皆健而善鬪往往曹聚于茶商鹽賈間可令守帥之臣重其直以招之必有應募者廣海諸寇有就招安者可從而籍之州縣有犯茶鹽禁者貸其罪而兵之亦可以少補軍籍也至如財者臣以爲生之不如節之今國家比天下全盛太平無事時非不節約比祖宗創業艱難時則可省非一也乾德開寶間宮人不滿二百猶以爲多左右內臣止有五十餘員止令掌宮掖未嘗干預政事宮殿內惟掛青布綠簾緋絹帳紫紬褥今宮人之數內臣之員豈能盡

如藝祖時乎臣前日曾奏欲聖躬親率之者蓋欲以藝祖爲法也近日臺諫所議裁減雖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亦不爲無補然奏已上而未行者豈以眾怨所在而朝廷不敢當耶今疆場未靜上下同憂權宜裁減以紓國用臺諫旣已身任怨大臣何避之有至如理財之術莫如遴選版曹臣前日與諫臣共留趙子瀟者誠恐今日理財之臣未必賢于子瀟也邇聞海寇稍息不若別擇代者而還子瀟不惟可以理財如旦夕車駕進發輦轂之下謀議之寄議者謂非子瀟不可也此臣所謂不可不急治者此也臣所陳四事願陛下付大臣議之如有可採乞賜施行

夔州論馬綱狀

王十朋

准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知夔州張震申所有四川宣撫使措置川蜀馬綱改移水路事件委有未便去處申乞詳酌施行奉聖旨除打造舟船外其餘事件並令吳璘管辦其舟船令王某疾速應副臣契勘馬綱利害前知夔州張震及諸司論列已詳其中利害

之大者莫過于財與力二者皆出于民臣自入境以來竊見夔峽之間土狹民貧面皆菜色衣不蔽體非江荆湖諸路之比爲監司守令者儻能皆勞心撫字無一毫之擾猶恐不能活之況今馬綱之害極重財力必當大困臣濫居牧民之任不敢不以實聞今來茶馬司及宣撫司所買馬每歲計一萬八百餘匹約計二百一十六綱本州若循環起發合用船三十餘隻每隻打造約費八百餘千緡馬船易壞勢須一年一易計一歲之費爲錢二萬六千緡自夔至歸水路二百四十里每綱梢工水手約九十八人較一歲之終爲工一萬八千人每人口食雇錢約五百文上下水約一十五日通一歲計之當費錢十二萬貫草料批券亦不下二萬餘緡較一歲之間費于馬綱者蓋十五六萬貫矣本州三縣所管梢工水手不滿四五百人若循環不替所少猶半必當役農民而爲之而夔之民力旣困如此苦又從而役之必有流離轉徙之患本州每年財賦之入不滿二十萬合起上供折估經總制及官兵請給皆

在其內今馬綱之費侔于所入之賦雖曰令吳璘管辦豈能償所費十之一二財非天降地出又必取之于民而夔之民貧如此財何自而出耶以一州推之則一路諸路之困又可知矣況水路正行瞿唐灩澦之險又有惡灘二十餘節水勢湍急瀆漩頗多馬性善驚聞灘聲洶湧必致跳躍不可控馭撼動舟船必有覆溺之患臣昨在饒州親見馬綱經過涉咫尺之渡中流遇風十死八九況千里之至險耶若舍舟用陸則自夔至峽皆重嶺複嶺上倚絕壁下臨斷崖行人攀緣股慄汗下遇雨泥滑尤不可行非特有害于人兼亦非馬之利若欲削平險阻便馬之行非惟重困民力又恐有害控扼之險非所以保護全蜀也臣所論利害皆是目見苟坐視一路生靈之困不以奏聞則上辜陛下任使之意將負不忠之罪又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馬綱復行舊路以安遠人不勝大幸

再論馬綱狀

王十朋

臣伏蒙聖恩頒賜御札謂軍機之務馬政爲先臣仰見陛下居安

慮危不忘武事修車馬而備器械蓋欲如周宣復古之時又謂擗
駕之役並用廂禁軍貼以吳璘正兵皆不科擾於民臣又仰見陛
下仁心愛民如武王之不忘遠也又聞回船泝流頗費程限須多
作番次免致稽滯又令臣身率以先共圖成效又足以見陛下雖
居九重之深洞見四萬里之遠閭閻疾苦無不備知不以臣爲
愚不肖不足以備使令戒敕丁寧俾輪犬馬之効况臣蒙聖恩擢
居帥閫固當身先卒伍不憚勤勞然臣螻蟻之誠不敢隱默馬綱
改行水路爲巴蜀之病臣前已具奏及監司帥臣皆已力言之不
敢再瀆天聽若夫牽駕之役易民以兵道路皆知陛下之仁心以
臣愚見參以輿議則亦有未便者蜀江號天下之至險與其他水
路大不相侔瞿塘滪瀨及諸惡灘密如竹節巴峽之民生長于水
者以舟楫爲家稍瀆撤旋敲桅側掩于波濤洶湧之間習知水道
之曲折操舟若神猶不免時有覆溺之患彼卒伍輩自少長黥涅
坐食軍門與水性素不相諳一旦強以牽挽必至觸石破碎人馬

俱斃無疑矣又三峽東江斷崖絕壁挽舟者無所置足攀援而過
如猿猱然兵卒豈能爲之况宣師正兵皆西人尤不善操舟雖貼
無益馬綱之來急若星火州縣既無可以牽駕之卒官吏以獲罪
爲懼其篙工水手必不免役民以充之雖聖旨不欲科擾于民其
勢不得不至于科擾又夔陝爲四川門戶長江上游正賴此曹守
禦控扼以壯天險之勢然土狹民希廂禁軍類多缺額諸州每以
招填不足爲憂重以出戍于夷陵防秋于諸處者非一所存無幾
若又役以牽駕疲于往來以無幾之卒伍應無窮之馬綱非惟耗
費錢糧妨廢教閱正恐州郡空虛因致意外之患非細事也况茶
馬司歲發馬一百六十綱而宣司不與焉除自五月至八月江流
汎溢瞿唐不可上下舟航當戒謂之住夏一歲之間可發歲額之
馬者凡八月每月計三十綱每綱用三船每船用十五人十綱爲
一番則用四百五十人上下二番則倍之爲三番更替則又倍之
臣所論者一州乃馬綱已經過而目親覩者耳馬綱過夔府一路

凡六州通而計之則每番計二千七百人上下番計五千四百人
三番更替計八千一百人若更欲多作番次非惟兵不足用而舟
艦亦無臣所治者夔州也夔為帥府係屯兵之地而數猶不足其
他如涪忠萬等州廂禁軍多者不過四五百人少者二三百人歸
州所管止百餘人其間又有剩員半分癯老疾病者居其半若盡
驅而為梢工水手為一番且猶不足況欲多作番次耶臣愚以為
不若且行舊路舍危就安或以山險馬瘠為患宜于鄂渚漢陽諸
處置監以休息之壯者發至行在病者留以牧養水草既便馬必
蕃育亦可以為江淮荆襄警急之備固亦無害其為馬政之修也
臣非不欲率先奉行以答知遇實以馬綱行水利少害多他日或
致生事上貽陛下西顧之憂則臣誤國欺君之罪不容誅矣況此
事十數路所繫非輕伏望聖慈出臣此奏令兩府大臣議之參酌
施行不勝大幸

上殿劄子

王十朋

臣聞國猶身也疆國與身者氣也醫者觀身之氣而知其人之壽
夭識者觀國之氣而知其世之興衰自古帝王圖回天下雖謀之
以智辦之以才必以氣為之主然後大業乃濟劉項之爭雄也項
自謂力拔山氣蓋世非也要之項之失天下也蓋以力而劉之得
天下也蓋以氣夫百戰百勝一不勝而自謂天下亡者氣何在哉屢
戰屢敗而不為之屈卒之易敗為勝轉弱為彊者氣也蜀先主英
姿大度有高帝風兵雖屢挫而終不為曹操屈吳孫權聞周瑜之
言拔刀碎案遂成赤壁之雋功吳蜀之勢非魏敵也然而能霸有
一方鼎足而立者氣使之然也臣來自草茅得之道路謂廟堂之
上謀議之臣和守戰之議閔然未決茲理固洞然易曉議者何不
思之耶臣謂養今日之氣莫如守伸今日之氣莫如戰挫今日之
氣莫如和今我兵寡力弱國威未振固未能與之決雌雄於一戰
以伸天下之氣也正須養之使壯俟時而動宜於荆襄江淮要害
之地如人身之可以禦風寒者數處命大將屯重兵以固守之縱

未能得志於中原亦足以據長江之險都帝王之宅保吳蜀萬里之故疆何故屈已買和蹈前日之覆轍耶大抵天下之勢強弱均而和則彼此受其利晉與諸戎和我與契丹和是也強弱不均而和則強者得其利弱者被其害六國與秦和契丹與女真和是也虜以和議譎契丹而滅契丹矣又以和議譎中國而困中國矣耿南仲主和議而致靖康之禍秦檜主和議而弱國家之勢太上皇知虜之無厭而和之不可保也去歲下親征之詔而天下二十年湮鬱之氣亦少舒矣雖淮上之師不利而虜之被毒亦甚陛下應天受命天下罔不歡欣鼓舞咸謂眞主旣出恢復指日可期臣謂陛下宜親御鞍馬如漢文帝慨然發憤欲親臨邊以征匈奴以作將士之氣以圖進取之計況陛下之精誠可以動天陛下之節儉可以豐財陛下之恩威可以作士氣江淮有重臣以爲長城川陝有良將以爲犄角亦何患事之不濟耶不然宜因天設之險以爲保障與之守之可也苟或復用和議則軍民解體雖苟一時之安

而氣已爲之索矣百萬之歲幣固有所不惜也至尊之名分其可自貶損於嗣登大寶之初乎諸將用命血戰新復數路其可復捐而與之乎西北之民襁負來歸者不知其幾又可復委之虎狼而使之甘心乎況講和之後舉天下惟虜之命是聽無厭之求難塞之請當不止此陛下將何以應之乎臣謂今日之計戰固未可輕和決不可議守以養氣俟時而伸乘機而投而已

南宋文範卷十七

南宋文範卷十八目錄

奏疏

論邕州化外諸國狀

馭臣勿窮恩疏

上皇帝書

召對劄子一

召對劄子二

上殿劄子

蔡洸等集議安南國奏狀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論月椿疏

乞罷諸軍承受疏

吳做

王質

王質

薛季宣

薛季宣

薛季宣

韓元吉

陸游

陸游

趙汝愚

趙汝愚

南宋文範卷十八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論邕州化外諸國狀

吳儆

臣聞居安慮危有備無患聖人之至戒臣前任邕州通判適當守將久缺臣前後權州幾及兩年固嘗深究沿邊利害竊見邕州化外諸國如大理如羅殿如西南蕃皆遠小僻陋各自安於無事安南主少國危倖臣用事兄弟交兵連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來國勢強盛獨雄於諸蠻今王名阿謝年二十淳熙三年立知書能華言國事聽於叔父阿已先是阿謝父沒當立生甫歲餘阿已攝國事十八年撫其國有恩信兵強馬益蕃每歲橫山所市馬二千餘匹自杞馬多至一千五百餘匹以是國益富拓地數千里服屬化外諸蠻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騎射好鬪戰又歲有數千人至橫山市馬以吾撫之之過日益驕橫淳熙四年

春臣恭被聖旨權知邕州任買馬之責自杞酋必程持其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蠻人與官兵互相殺傷因及其十餘事皆難塞之請以乾正爲年號初至時臣嚴兵庭見之詞色俱驕臣責以汝國本一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歲來市馬今三十餘年每年所得銀錦二十餘萬汝國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輒敢妄有需求定當申奏朝廷絕汝來年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及犯本朝廟諱詰責之乃始屈伏況今邕州西至橫山邊備日弛戍卒日耗異時爲邊患者必此蠻也昔儂智高以廣源州崎嶇百里之地尙能合兩江據邕城連破沿江諸郡政緣當時帥臣監司不知預爲之備所以養成禍根猖獗至此臣之區區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委自廣西漕臣與帥臣協力措置以爲萬世無患之備蓋廣西州郡官兵費用並仰漕司鹽利故漕臣之權甚重帥臣之權甚輕帥臣欲備邊事而漕臣吝惜財計所以備邊常不足而漕計常有餘今若責之漕臣與帥臣協力庶幾兩相通融彼此任責使亭障戍卒

稍復舊觀非惟可以懾伏自杞折其萌芽亦可以示安南以形勢使之不敢啟窺伺之心

馭臣勿窮恩疏

王質

臣嘗論之聖人之服天下惟其我無望於人而人不能無望於我夫是以能鼓舞天下才俊豪傑之士至于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夫天下之才俊豪傑所爲奔走勞苦終其身而不厭者何也有所深慕而不可以遽取有可得之方而無必得之理欲進則有所格欲退則有所不忍捨聖人默然其顧盼蟹笑而天下爭先爲役而聖人漠然終未嘗有所求於天下夫使天下才俊豪傑之士稍有所長則挾其所習以邀其上軒然自以爲天子不可一日無我也而天子矜矜然惟其欲之爲徇謙然亦自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也天子以爲天下不可以一日而無斯人則斯人亦以爲天子不可以一日而無我夫如是則黃帝堯舜不能以號召天下嗟夫天下誠不可無才俊豪傑之士也而不可使之失機故

聖人駕馭才俊豪傑之士廉于用恩而信于用法大抵一爲我之所賴于爾者輕而爾之所託于我者重我可以無爾而爾不可以無我然聖人之所以憑藉而倚伏者甚重而不輕也是之謂機昔者高祖崛起于匹夫之微而與秦楚爭天下所藉以爲心膂爪牙者惟二三豪傑是賴然高帝銖分寸量未嘗有以大慰其心下某城則得某邑破其敵則錫其爵否則終歲不遷至于以一齊而授韓信猶靳靳而不肯予彼高帝非有所嗇以爲我之官爵有時而窮土地有時而盡也要使有時而窮者常若無窮有時而盡者常若無盡使夫豪傑之士相與回旋曲折于無窮盡之中而莫自知此固高帝之所以爲善將將者也唐明皇寵一安祿山自營州都督十遷而至宰相自平盧一軍五增而兼三道之兵祿山之才未盡而爵祿已窮矣臣聞之習鷹者搏擊之權在鷹而飲食之權在人故鷹之于人常不惜其搏擊之力以易其飲食之資而人之于鷹常重惜其飲食之資以邀其擊搏之力而後能用鷹有賤丈夫

者惴惴然惟恐其不可使也則雉兔雞鼠日陳于前其不颺去者鮮矣而安能爲盡力于擊搏哉明皇之于祿山是養鷹而飽者也臣嘗論祿山逆計萌于天寶之中年然而隱忍涵養以爵祿之窮而後發是故役使天下豪傑之士必使彼之才有盡而我之爵祿不可窮今之爲大將平居無事爲天子統會士卒而已非有攻城略地之功汗馬之勞也然而無故而進某階加某職夫今之爲大將者類非小官也馴致不已不數月可以極人臣之位昔者曹彬克江南太祖皇帝惜一節度使不與拳拳留之以待巴蜀之平狄青交廣逐儂智高議者欲寵以樞密使獨宰相龐藉以爲西北猶未平後有大功何以賞之蓋其深謀遠慮以爲密使之常有所不足而不可使之自安于有餘今無故而窮之何也且天下未嘗無緩急也窮之于無事之時則何以使之于有事之際乎臣懼其才未足而爵祿先窮也

上皇帝書

王質

臣觀陛下卽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獻之廟社今乃坐困于二渠帥而不能抗初欲焚庭犁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今乃國勢有南唐之蹙陛下試遷慮回思則平日施設舉措爲是爲非爲當爲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略得區區之訣皆能以歲月取效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戶宜速驅使去耳以彼北摧契丹部族數十萬之眾南卻宿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圖水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六七使介兩三往來重失海泗必欲得而後和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然倉卒委棄旣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者入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淮陰蔽山

陽退保真揚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何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堡據要而未肯深進者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泊江面雖得真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迢遞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深江潮應開口通則騎兵徑驅蹙真揚之戍舟楫隨進迫真揚之關與我爭長江之利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敝我矣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于采石頓于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不入幸其自去彼據形勢之地有可圖東南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頓而坐制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特欲覓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今制寇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趨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趨洛往者完顏亮盡萃其徒于潁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淮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徒

耗死者大半宿州之長驅德潤之深入荆襄空屯數萬之旅飽食
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宿州德潤之勢故彼得專志以蹙
德潤併力以退宿州今則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我又虛荆
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于樓設礮于竿築
壘而建女牆掘濠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椿以礙舟其形狀可
恥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
侮安能示威耶侵我德潤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河中侵我宿
州之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寇
回顧而有後憂其勢必退不退則心搖述孤擊之可以得志臣不
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
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敗于瓜洲淮泗之師劔于楊林去歲又狼
狽于宿州惟荆襄之師屢得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
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為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犄角之令二帥鼓
舞三軍踴躍既而止之咸相顧無色今敵盛兵以疑荆襄蓋亦慮

有腹心之擣其唐鄧陳蔡之兵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
數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今吾荆襄之眾不下萬人用吾
全策乘彼憚意留三分之一以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設使未有
大功能掣之使退而後議和則辭令有氣而禮節有筋骨不至于
厚幣遣使唾去而弗納陛下有此奇而不發非陛下不知亦非陛
下不能臣竊料未有任事之人肯承陛下之意慮事不捷則已有
禍蓋自張浚無成廢罷朝廷皆以言兵為亂人撤藩仆關蕩然示
之以至此之憑陵也今日刃侵于胸火逼于膚死中求活法當尋
出奇之計而況理有必然勢有必中非妄舉輕擲如前日之比陛
下若以臣言為然則斷自宸衷勿搖浮議行之可使制寇之奇勿
投于無用之地臣非不能緣飾巧語鋪張繁文陛下何所用此且
心危情迫有所不暇惟陛下憐其忠而赦其簡陋幸甚幸甚

召對劄子一

薛季宣

臣聞位卑而言高罪也人臣之義有犯無隱可以言而不言則負

師學況臣疏賤無階以瞻天日之表蒙賜之對寧敢隱情而不言乎臣昨官遠方伏遇陛下踐祚之始省服膳之御卻嬪妾之進其自奉爲甚薄躬細務以先郡吏親鞍馬以勵軍旅其奮忠爲甚大臣居數千里外觀仁聲之所及垂白之老莫不欣欣相告咸謂聖人有作規模宏大真將復藝祖之業武夫悍卒至拔刃呼躍曰不報吾君以死而安死臣愚不識察人心之所向咸謂太平之世可以朞月見也歷年浸久而陛下未享其效臣竊惑焉臣嘗謂治有本末政有先後先所施者後或可置本既舉矣末亦可捐夫清心寡欲恭儉節用堯舜三代之所以治天下陛下既已身之矣自宜固守而勿失至于躬細務親鞍馬蓋聖人之權施之首政以警一時偷惰之習乃其宜矣循以爲常則天下不能無疑是故袞職任輕無以仰承德意動煩宸慮而國論靡有定止事出九重百官莫肯任職政令施設下人得以輕議寄耳目于左右權或移于近密躬細務以先羣吏而羣吏未必勵此不可不察也叢脞之歌賡于

虞氏自除郎吏明皇無取祖宗專以用人布德懷柔天下蓋爲之有道矣毬馬之事陛下所以習勞苦而振威武者至于衛生之害積于細微銜檠之危起于所忽降胡侍從豈得絕無關防行之有年議者遂謂嗜好之僻親鞍馬以勵軍旅而軍旅未必勸此不可不察也太祖皇帝猶謂擊毬非將相事韓愈尙爲其長危之仇士良既去以毬獵固寵之術授其輩流臣民之心所以咸願陛下爲宗社計也陛下雖有天縱之聖將大有爲而精神疲于聽斷玉體勞于驅馳縱有清閑之燕講萬微之務臣竊意其有所分矣金虜我之世讐固不與其天下陛下所爲焦心勞思不憚寒暑若此者正爲恢復進取之計耳然先後非序本末倒施勤于小而緩于大圖其近而遺其遠昔之所以鼓舞羣動者人情久且玩習七年于此而治效未著寧不以是乎方今國威未振民力未支而虜人之情傳聞常多失實陛下再造之心雖不可暫忘而進取之事其實未容輕議臣願陛下深思遠覽以靜養恬略其小者近者而圖其

遠者大者遴三公之選責以進人才張綱紀延端直之士與之講問學評治道歸有司之常務屏馳騁之細娛本末先後咸得其序則朝廷尊而眾務自舉威權振而軍氣自張養以沈潛待時而動則天聲所臨焉往而不濟哉臣不勝拳拳之忠惟陛下裁赦

召對劄子二

薛季宣

臣聞禮繁則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有虞之世中外之官二十有二二人兵刑其貫樂教爲一帝舜無爲而治用此道也臣竊怪近世治不及古自朝廷至于郡縣皇皇財用弊弊焉常患其不給百姓腴肌及髓而日以益甚雖有卓犖之士遇有爲之主得時得位其所施設終無以救其萬分詳求其故則冗官冗兵二事實有以困之也九卿之設古六官之任也自漢政歸臺閣則有尙書六部唐明皇始置內諸司使百官用皆失職至今官中都者遂爲養資之地設官雖多有職蓋寡公移回復祇爲文具百度爲之隳廢人士得以循默閒者雖省員闕而其尹寺仍存置吏之員滯事之患無

異于前諸路帥臣古州牧之官也國朝以來置轉運副使判官有提點刑獄有提舉常平茶鹽又有總領市舶坑冶茶馬諸司屯駐之軍又別制都統制大抵牧伯之任分爲五六而州之知通縣之令佐不相統臨權均勢敵一彼一此各行其意民無適從爲害滋甚臣之所謂冗官者此也廂軍之制卽唐方鎮之兵是也周世宗及我太祖皇帝增置禁旅則今之禁衛與諸州之禁兵是也神宗皇帝立將兵之法今之帥藩係將禁軍是也太上皇帝將諸將麾下作三衙御前諸軍今之大軍是也四者之外復有弓手土軍役兵今惟大軍可供戰伐之用將兵而下廢爲阜隸之役官吏占破無幾則竄名廣破賣工私役者眾適足以爲汙吏之資遊手之多無法之久干闌狂歡之事因之而生比雖少加簡閱繩以軍政人情玩習猶無益也臣之所謂冗兵者此也惟今法度之弊臣所知者莫此爲大且天施地產之物其出有限所養者眾適用者寡則人才安能不混兵刃安得不剗財賦安得不匱而國欲安強得乎

夫事簡則易知易知則易從職任專軍政修則上皆任事之臣下皆可用之兵濫吹者無所容而政猶有未行古無是道陛下必欲仍今日之文弊以圖天下治理非臣所知必欲政修而事舉財豐而兵振則非更絃易調不可也夫事爲之有道則人不驚而必辦拂于人情則取眾怒而無所成願陛下處之何如無憚其難而重改作也伏願高聽遠覽詢諸二三大臣詳議而力行之光武併省郡縣百官職員而漢道中興周世宗汰斥老弱增壯禁卒而王室始振皆後事之師也與其張無職之官而紊政養無用之兵而虛驕蠹國人情不卹固當圖之況爲之有道將不至此乎惟陛下留神采擇

上殿劄子

薛季宣

臣聞人主之爲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爲無不成自昔號有志之君其所欲爲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歎蓋欺之者多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知之是豈人主不欲察之而甘于受之耶近者爲之地則遠者有盤錯之堅大者爲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援其察之豈曰甚易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間且暮坐于聽事之中豪家巨駟敢于欺侮而不懼者恃有胥吏爲之囊橐也人主萃天下之責而以身臨之爵祿利勢足以動人小人而不爲欺何以有僥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在于左右之囊橐致使人主無從而察之也夫左右之爲欺甚于天下彼其伺候詞色之工窺見意向之密揜闔迎逢殆難以狀其巧也故有托正以行其邪假廉以濟其貪僞直以售其佞薦退人才不于其所陞黜之時而游揚中傷于平居無事之日一旦陞黜之際雖人主自以爲出于獨斷而喜怒氣燄已歸於囊橐者之門矣然則左右之爲欺人主又何從而察之亦曰兼聽無我收骨鯁棄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勢懼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敢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其胸中耿耿不能與世推移危急存亡之秋乃可望

以仗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爲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聞也借使舉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爲墨墨大矣于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世多以好名疑之夫名天地之美物不易以與人而亦天下之公論不可以冒得舉事進言果出于爲君上爲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爲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爲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則人主所欲爲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惟在于收骨鯁收骨鯁在于兼聽兼聽莫難于無我入者先主縱有他說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否乎骨鯁之言非無我則誠難於受之也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此漢初之謀臣所以事英略大度之主而使屈羣策之用者其言如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卽墨大夫之誅賞而係乎毀譽不公而齊威之刑賞不行焉則爲欺者殆無以禁之矣恢復之初獨可日月冀乎此臣所以冒昧而獻兼聽無我之說也陛下靜觀而熟察之儻有驗于微臣之言功業成

否反掌閒耳

蔡洸等集議安南國奏狀

韓元吉

臣等具位准尙書省劄子安南國李天祚追贈及其子李龍翰合襲封事五月十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同共議定聞奏者右臣等竊惟國朝故事待蕃夷之禮最爲詳備若高麗嗣子則待其請命然後封以爲高麗國王若占城三佛齊闍婆諸國則待其入貢而遂以爲本國王惟是奉命安南甚有次第其始嗣立則封交趾郡王中間數年以後則封南平王及其身後則追贈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三命未之或改者蓋以安南本交州內地實吾藩鎮因仍世襲使護安南一道非他外夷自有土地人民不盡臣之比也所以漸次封爵時示恩榮其羈縻制御之道不得不然今年李天祚旣薨其子龍翰嗣襲自合遵用祖宗舊章以行封爵恭逢聖慈淵慮乃使臣等定議豈以淳熙元年曾以天祚爲安南國王已有國名疑其禮亦異數故耶臣

等聞朝廷昨以安南國王命天祚者初非其國抗章有請特以貢
獻馴象方物守藩歲久錫之此名以寵天祚而已安南本都護之
稱非可名國而南越之封甚大自漢以來用之則天祚既沒宜用
典故追贈南越王可也其子龍翰雖云嗣襲然未有功勳亦宜只
遵典故所加節鉞官稱初封交趾郡王庶爲允當若朝廷謂已曾
錫之安南國名不敢虛設則宜去其安南都護稍加以爲知安南
國事足矣蓋高麗嗣子每次亦稱權知高麗國事上表此其據也
彼或祈乞但令廣西弔祭監司明諭此意候他時職貢不闕續當
賜安南國王眞命不復更封南平王矣如此則昨所賜安南國名
姑以易南平王之號猶須身後始得封爲南越上不失祖宗漸進
之意下足以盡羈縻制御之道而于我之事體無所虧損彼之名
稱無所鑄改似爲可行不易之論若便欲使其嗣子襲封王位而
褒贈天祚別以師傅之官且加美諡則是朝廷自變其禮而不以
藩鎮小夷待之驟與外國諸蕃不同不知既襲王爵數年之後卻

加以是何恩數其將遂以南越王與之乎此不可不過爲之慮也
臣等所議如前惟聖主擇焉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選用西北士大夫劄子

陸游

臣伏聞天聖以前選用人才多取北人寇準持之尤力故南方士
大夫沈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聽並觀兼收博采無南北
之異於是范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於楚蔡襄起于閩杜衍起于
會稽余靖起于嶺南皆爲一時名臣號稱聖宋得人之盛及紹聖
崇寧閒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復有沈抑之歎陳瓘獨見其
弊昌言于朝曰重南輕北分裂有萌嗚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
臣伏覩方今雖中原未復然往者衣冠南渡蓋亦眾矣其閒豈無
抱才術蘊器識者而班列之閒北人鮮少甚非示天下以廣之道
也欲望聖慈命大臣近臣各舉趙魏齊魯秦晉之遺才以漸試用
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遺民思舊之心其
於國家必將有賴伏惟留神省察取進止

代乞分兵取山東劄子

陸游

臣等恭覩陛下特發英斷進討京東以為恢復故疆牽制川陝之謀臣等獲侍清光親奉睿旨不勝欣忭然亦有惓惓之愚不敢隱默者竊見傳聞之言多謂虜兵困於西北不復能保京東加之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若審如此說則弔伐之兵本不在眾偏師出境百城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傳虜人尙敢放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眾功亦難必而宿師於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京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侵犯兩淮荆襄以牽制京東邪為今之計莫若戒飭宣撫司以大兵及舟師十分之九固守江淮控扼要害為不可動之計以十分之一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更迭入以奇制勝俟徐鄆宋亳等處撫定之後兩淮受敵處少然後漸次那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關國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蓋京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尺

地陷沒則朝廷之憂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寢不能瞑而為陛下力陳其愚也且富家巨室未嘗不欲利也然其徒欲買于遠者率不肯以多貨付之其意以為山行海宿要不可保若傾囊而付一人或一有得失悔其可及哉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願陛下留神察焉臣等誤蒙聖慈待罪樞筦攻守大計實任其責伏惟陛下照其愚忠臣等不勝幸甚取進止

論月椿疏

趙汝愚

臣昨陛辭日親奉處分令臣到江西日講究裕民事件候到任半年後奏來兼看民力比之紹興三十二年以前如何臣恭聞聖訓不勝震懼深惟綿薄願無以仰承德意夙夜惟念畢竭愚慮竊謂自昔堯舜三代歷秦漢魏晉隋唐以迄於今其間所遇之主昏明愚聖雖各不同要之未有得民心而弗永厥世不得民心而能享國長久者我國家列聖相承所以固結人心者至深至厚故上天眷命篤生聖主日孳孳然咨訪民瘼惟恐不至顧如臣輩一介微

陋猶丁寧訓戒俾得自竭況道德名位踰臣數等者乎臣深自慶
幸以爲我宋億萬年之基業實積于陛下宸衷方寸之地是爲宗
社之福天下生靈之幸也況臣賤職有守其或效涓塵之助者臣
敢不昧死以聞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
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
諸縣措置月椿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一方細民之害臣
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
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
錢殊名異自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及前後監
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類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弊
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椿無科名
循例措置爲辭甚者奸賊之吏又並緣掊刻以濟其私預於簿書
之閒陰爲抵調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閒設有能自植立整
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攣牽制困不得逞其豪宗大姓因

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弊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
始于月椿太重而已臣不勝忿懣因盡考諸縣月椿出納之數及
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蓋緣江淮用兵供
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乏事遂令本路計月椿辦大軍錢物而月
椿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
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椿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
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以特
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
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椿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
不盡分隸月椿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
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
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諸州科撥二種而取之者歲
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錢勘合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哉臣嘗
略計本路月椿之數每歲爲緡錢七十萬而格外所入者半之雖

其閒亦有傳致文法者大抵法外之斂什常三四也今朝廷縱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掃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閒最重稍振恤之且袁與筠接壤也其地望同其賦入同而月椿輕重不齊至于五倍筠一州三縣歲額之數曾不及袁之一邑之多也故袁之麴引錢歲取于民者爲緡三萬而沿納旁取之數不與焉今夫天子明聖憂民如此而民之困於征斂如彼故臣以謂陛下不聞則已誠使陛下聞之蓋如赤子匍匐將入井之時其必惻然動于中矣臣伏觀陛下卽位以來焦勞勤儉雖乘輿服御未嘗有毫髮妄費至于減租蠲賦之令爲民而下者蓋前後相望也卽位之六年減福建鹽課爲緡錢數十萬七年減折帛之半爲緡錢三百餘萬十四年減四川酒課重額爲緡錢四十七萬以至減饒之天申金徽之上供絹臣所不知者又不知其幾千萬也顧江西十一郡之民生齒數百萬獨以月椿之故重困如此是豈陛下愛民之本意哉臣愚伏望聖慈特賜詳酌行下本路取見諸州軍縣月椿最重去處

隨其事力輕重量與蠲減然後重禁官吏之妄取橫斂者將一二
人重置于法以厲其餘孰敢不退聽也是誠拔本塞源之計惟陛下
下斷自宸衷指揮施行幸甚幸甚

乞罷諸軍承受疏

趙汝愚

臣仰惟陛下神聖聰明比隆堯舜渙發大號斥遠巨姦朝野聞之
莫不鼓舞以服陛下之斷以頌陛下之明幸甚臣聞安危有本成
敗有機撫機而失後必有悔陛下赫然奮發明斷臣謂陛下此舉
威行萬里中外將士孰不人人聳懼朝廷之所爲若朝廷乘此事
機一新天下之觀聽革除蠹弊委任忠良四方聞風易於感格此
其勢甚順也臣所願者惟在陛下加之意而已矣臣竊觀今日之
弊其最大者無如諸軍置承受其始祇緣諸軍有奏報文字或有
滯留之弊故各置承受務要速達然而因循既久奸弊實多外以
壅隔諸軍之情內以潛窺陛下之意傳聞諸軍凡有奏請文字皆
先決于承受承受視以爲可則進呈承受以爲不可則退去或進

或退有司皆無由稽察非若章奏通進二司皆有文據可點檢也故軍中雖有著實利害皆無由自達而陛下聖意微有喜怒彼必先事知之於是將帥禍福輕重之權陰受制于承受而貨賂之風培克之政行矣雖陛下聖明在上每事體察而軍情戎務固不容盡知者也臣伏觀祖宗時雖有走馬承受之名然實非今日之制蓋祖宗時三路沿邊走馬承受皆在本路置司遇有機速公事方許馳傳入奏朝見訖亦不得在京遷延久住其使臣皆是三班院選差雖閒有差內侍去處其見本路帥臣之禮祇許依屬官例其視今日事體輕重豈不萬萬甚相遠耶臣伏見行在百司凡有奏發急速文字皆經由通進司畫時進入陛下勤勞不倦無不朝奏暮報何獨至于諸軍奏請而反有滯留之弊哉此其情蓋可見也陛下誠能明立章程嚴爲賞罰斷而行之顧何不可臣愚伏望申嚴訓戒今後諸軍除常程文字並依舊赴章奏房投進外凡有機速文字並許實封畫時赴通進司投進通進司卽時別項進入

或有合降付三省密院商量文字亦乞明詔大臣先次將上取旨施行其諸軍承受並乞住罷庶絕上下壅隔之弊然後收還將帥之權俾爲輔相之責蓋將帥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繫也其賞罰進退之權雖歸之人主而蒐選考察之事當責在大臣昔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聰明英武過於羣臣何啻百倍至于任使諸將收采人物亦皆訪于蕭何鄧禹房杜數公若大臣平居恬然不以人材爲意臣恐一旦邊陲有警不幸諸將或乖人意不審陛下此時誰與謀者此臣所以不得不深憂而過計也至于承旨一司比來權任甚重解紘易轍實在此時選任之閒尤宜詳審歷考累朝故事蓋許文武並用臣采之輿論得之公言咸謂前侍從中亦有老成忠實曾在督府諳曉軍政徧歷宰掾深識事宜者惟陛下博詢眾志斷自宸衷極一時授受之公示四方好惡之意自然本朝增重士氣激昂化貪爲廉易懦爲勇富強可待克復有期乃若姑蹈故常憚于改作非惟玩歲愒日無益於事亦恐此機一

失後益難爲力也昔齊威王卽位既九年諸侯並侵齊國不治一日發憤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之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誠齊國大治強于天下此非其嚴有足稱者蓋其乘勢便利遂能一意行之有若順風行舟故用力少而見功多也使威王今日烹一阿大夫明日復用一阿大夫臣恐徒爲是紛紛終無益于齊之治亂矣今之事勢實類于此臣伏思累日不能默默偶值經旬假故未敢請對而愚衷迫切恐失事機謹遵用八月壬子詔書實封入奏惟陛下裁擇幸甚

南宋文範卷十八

南宋文範卷十九目錄

奏疏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

論六曹法司疏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疏

論風俗紀綱疏

論役法疏

乞致仕劄子

論養士大夫氣節疏

論苗賦當平疏

講易疏

論君道狀

進貞觀諫錄劄子

論屯田利害狀

呂祖謙

樓鑰

樓鑰

樓鑰

樓鑰

樓鑰

袁說友

袁說友

袁說友

袁說友

蔡戡

蔡戡

論用人劄子
乞優容言者疏

蔡戡
蔡戡

南宋文範卷十九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淳熙四年輪對劄子

呂祖謙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摹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俶擾艱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寧歲自駐蹕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曾莫能平殄則事功不競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慨然念讎恥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至至於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忘也而臣下不足以測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辯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

威名逼蹙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騫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詆以爲陳腐爲迂闊範防既徹無復畏惡何所不爲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可刪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於祖宗醇厚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腴削之乎臣竊謂國朝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閒之燕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況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興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明則坐長捐軀殉國之氣然則圖回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取進止

論六曹法司疏

樓鑰

臣仰惟陛下垂意章程務極平允爰念吏部七司所關者大修書之日詳加裁擇書成之後又爲總類名目雖分條貫歸一誠以法守之地不可有毫釐之差也臣竊惟修法之事固已周密用法之

吏尙有可言蓋七司之法頒之四方而用在吏部長貳郎官年除歲遷難以必其通習吏人各自行案又未必盡知源流則是用法之責全在法司夫文法之習至以名家要須明練條章旁通倫類習之有素以爲術業然後可以審處是非議定輕重竊見紹興元年臣僚申請七司各有掌法案止係收掌文書卽不其檢條法乞將掌法案改爲檢法案內手分並于本部人吏內選差諳曉條法之人如本部無可選差許踏逐指差使掌本選之法事有不能決者聽委法司鋪敘條格然後長貳據法與奪此誠用法之要也屬緣節次降旨裁減吏額往往將外差法司充其減罷之數目今雖有法司去處亦不抽差諳曉文法之人止是就本部遷補旣非素習又復遷徙案分不常其守安得明習貫穿以資關決修之甚勤而用之不求其要誠恐有所未盡也臣愚欲望睿旨明詔攸司詳攷紹興元年指揮專置法司厚其廩給而嚴其罪罰久其歲月而優其遷補使事有所任責有所歸庶幾有以仰稱陛下立法之至

意如蒙聖慈採擇以爲可行六部亦乞盡依吏部處分或恐重于多置吏額莫若隨其事之劇易吏戶刑三部則各置二名禮兵工三部則各置一名並擇曉法之吏使之專意于此長貳郎官提綱于上法司守職于下則六部之事皆得其平矣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疏

樓鑰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法民生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法壞流弊日久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爲世業而出其租稅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權貨之屬皆出于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養生古惟以沈酒爲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國家旣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以抑制豪強恐其專利以陵貧弱也爲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興利聚斂之臣不思大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網

密甚矣搖手犯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頗重旣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爲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眾欲望聖慈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寬大之德于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脉者或在是矣

論風俗紀綱疏

樓鑰

臣竊惟國家元氣全在風俗風俗之本實繫紀綱本朝紀綱素定風俗醇厚度越前古自權臣擅朝政以賄成十餘年來無復公道

紀綱廢弛風俗凌夷幾不復可以爲國矣天開聖明竄殛元惡黨
與以次誅斥此如沈疴去體而元氣未盡復調護保養不可緩也
其要莫如正紀綱厚風俗之二者向者紀綱既廢貨賂公行苞苴
之弊徧及中外仕者朘削民財以奉權臣則美官可翹足而待兵
官剋剝士卒以奉權臣則將帥可計日而取是以民力益竭軍政
大壞今日盡籍其家數至鉅萬俸祿有限何緣至此則其取于民
力取于士卒不知其幾也文武之臣所賴以爲國家之用而專以
趨媚爲能奔競拜伏竭資效產不復知有廉恥之道至奴事其僕
隸以自進既得所欲則傲然于外小則驕人甚則害物士大夫苟
可自致無不效尤否則爲州爲縣公取竊取以自效舉授或以厚
賂而後得然則欲求賢令宰以臨民得乎風俗至此不可勝誅陛
下寬仁必不欲一一究見其罪亦恐搜求已甚人情不安欲望聖
慈念民力之困弊縣官之不給而邱山之積實出于鞭笞膏血之
餘縱未能盡捐以予民烏可不思所以救其倒垂之急會計凡目

舉以補大農之經費而稍寬州縣之督責使陛下惠養之意曉然
示于天下而所以壽國脈者無出于此矣更乞明詔大臣以及臺
諫給舍去其太甚以懲其餘使自今以始紀綱益振則風俗庶乎
歸厚實宗社無疆之福外侮雖爲可慮然治外者當自內始故臣
拳拳首爲陛下陳之

論役法疏

樓鑰

臣竊惟州縣之事其切於民者莫大於役法其害於民者亦莫大
於役法役法不明民受其害仰惟陛下愛民如子罷徭利害惟恐
不及而民猶有未安田里者蓋役法有以害之也夫民之畏役如
避仇讎苟可以幸免則無所不至甲當爲之必曰乙富於我乙當
爲之必曰丙之增產倍我民之姦僞百出吏之上下百端州以爲
甲可甲不已而訴之運司則以乙爲之乙又訴于常平司則復及
於丙矣取其案而觀之則據法援例皆不可破三者交訴不勝不
已卒之豪強得志而害及下戶小人以氣相高往往未被供役之

害而生涯蕩于吏手矣臣在州縣見斯弊詳求其故蓋前後臣僚
 論列有為朱脚白脚之法者有為鼠尾輪差之法者朝廷行之正
 求以便民然而申明愈多法令愈繁有司不知所守而舞文之吏
 因得並緣為姦而民益病矣臣嘗求之一鄉而得之其法明而易
 行簡而易守凡物力及百緡者役一月及千緡者役十月其間多
 寡有差大率皆以月計行之既久上下相安甲滿而乙代之乙去
 而丙為之不容吏預其間而民亦樂其力役之均無復訟訴為令
 者誠使他鄉皆然則邑事去強半矣惟其官司素無定法故難以
 推而行之臣以為苟以此施于天下何為而不可如曰風土有異
 同版籍有多寡不可一律則使凡鄉之富者或數倍于此則以此
 法等而上之以三百緡五百緡俱一月之役鄉之貧者或不及于
 此則以此法等而下之以三十緡五十緡俱一月之役以天下視
 之疑若輕重之不同以各鄉視之乃所以為均也各鄉既均訟訴
 皆息是豈不明而易行簡而易守哉然吏之與民迭有利害役法

不明則民病民病則訟繁訟繁則吏可得志役法一定則民安民
 安則訟清訟清則吏無所措手為治者將安從乎陛下如以為可
 行苟但付之有司則必有老奸宿猾預為後日之計爭執前後成
 法以撓之者惟陛下斷之果行之必精擇詳練之人使推此法行
 之一州一州便之則使監司行之一路一路便之則使諸道皆行
 之而實惠徧及于天下矣

乞致仕劄子

樓鑰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允臣竊惟皇朝忠
 厚專以禮義廉恥養士夫之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
 先帝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有去七十
 尚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守是為愛養臣子不使犯禮
 經之戒伏自陛下改絃更張以來興念貞元朝士所餘無幾又多
 久厄于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以次收召德至渥也迨
 至今日荏苒六年召用之人或去或亡幾于略盡獨臣久玷政途

未容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祿爲已有則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又曰路不妨賢則拙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凡在朝列有懇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精力尙強猶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才疏智短不足以任其政之責所以切切求退非爲圖山林閒燕之適也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爲役與其後日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尙可勉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暮榮華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足之義

論養士大夫氣節疏

袁說友

臣仰惟陛下虛心以求言和顏以受諫固嘗有進言以遷秩未聞有納忠而得譴者也然而在廷之臣不聞諛諂以抗節惟知唯唯以取容昔之敢言者雖有斧鉞之誅而猶且不顧豈今之世有爵賞之勸反有所不敢臣有以知士大夫氣節之不立也蓋士大夫

之氣節養之則銳挫之則懾方其銳也雖有斧鉞之誅而不懼方其懾也雖誘以爵賞而不爲惟養之於無事之時斯可用於有事之際無事之時苟不先有以養之欲其用於有事之時難矣方今天下外無邊鄙之憂內無盜竊之虞兩暘以時倉廩以足正天子養尊士大夫養氣之時也陛下不以此時有以養士大夫之氣節臣恐風俗自此日委靡矣養氣以勵風俗當自朝廷始朝廷臺諫給舍之官所以糾官邪而杜姦慝也朝廷之風采繫焉夫自執政以爲可臺諫給舍以爲不可於是而有彈劾之章有繳駁之奏所以示至公也陛下旣已信其人則不可以不信其言其人旣是則其言不可得而非其人旣非則其言不可得而是陛下旣信之於未用之始不當難於已用之後故臺諫給舍之所與是公議之所共與也雖陛下不得以不與臺諫給舍之所不與是公議之所不與也雖陛下亦不得而與之陛下非徒從言責之臣也從公議也士大夫亦非畏言責之臣也畏公議也陛下當使天下畏公議不當

使天下畏言責天下畏公議則爲正直天下畏言責則爲私邪臣
謂欲尊朝廷當養士大夫之氣節欲養士大夫之氣節當使臺諫
給舍得以行其言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裴矩佞於隋而忠於
唐蓋不以氣節作之雖智者不免於愚苟以氣節作之雖佞者可
使之忠也臣願陛下許大臣用人其有可否當與大臣辨之許臺
諫言事其有可否當與臺諫辨之許給舍繳駁其有可否當與給
舍辨之辨之而是從亦何傷辨之而非不從何損都俞吁咈見於
明良盛時可否獻替是謂君臣合德直道行於上公議伸於下士
大夫之氣節立矣氣節既立情者必勤私者必公貪者必廉怯者
必勇方是時也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濟哉實天下幸甚

論苗賦當平疏

袁說友

臣聞天下有賢君無賢吏有良法無良民豈其吏之果不可賢而
民之果不可良也蓋天下之大固有可使爲賢吏之理而吏或不
賢者豈非術既疏而吏自縱固有可使爲良民之理而民或不良

者豈非法雖具而意已亡哉嗚呼吏之不賢則將輕法制而玩號
令雖以事之所不忍爲而加諸民者彼且妄行而不恤必求有以
濟吾術而後已夫是以民受其弊蓋將不能一日而自安而民之
不良者固非性之眞而習之素也法之意既失則民方困於上之
求于己者于是朝而爲盜暮而爲劫苟可起其瘁而濟其窮者亦
且奔走競爲之不暇如是則天下殆有不可治者矣是故聖人有
道焉嚴其所以馭吏之法使之凜凜而不敢犯則吏之不賢者可
以迫而進之善存其所以立法之意使之章章而不少失則民之
不良者可以安於法而有向道之誠今之天下所以吏不賢而民
不良者亦已久矣且夫爲郡邑者皆所以承流而宣化然而主恩
不宣而吏之爲民害者若有使然而不少變法意不存而民之不
良者且困窮狼狽而不可救當此之時求其得民心而治者臣以
爲不大可笑則大可憂矣國家以二百州之賦以供大司農之用
其間苗之多寡器之隆殺固自一定而不易然而州縣之間吏務

百宋文獻卷十九
纖毫之得凡輸納之害下及於吾民者有不可以枚數何者方其苗之將輸也守以下其令曰爾其力爲之名過爲之器取之以斗者必倍其斗約之以石者必過其石則又曰州有耗而漕司復有耗苟不於此而求之則賦且匱矣是故令知耗之不可必無也思之曰一郡之用既有資于所納之耗則吾之邑無是耗尤不可也逮夫正米之納也既加其耗而益之耗米之納也又多其量而受之某之米漕司之耗也某之米耗苗之加也則將倍于當輸者矣不特此也呈樣者有米而探筒者亦有米打杵者有米而給鈔者復有米故以一石之輸常倍其數而後足此豈法意之當然者哉爲吏者縱貪得之心故誅求斂取而不之恤爲民者迫於上之所必取則雖至無力者亦懼其刑之或及方且鬻產逋貸而後行求其不爲窮民不爲賊盜而自安于良民者亦難矣以今觀之凡前日之爲巨室者今且困于此而已貧前日之僅足者今且困於此而顛躋矣不過數年必將盡其所有則壯者之四方老羸轉溝壑

恐不難到此臣所謂大可憂也然臣嘗叩其爲令者彼以爲非令之過或者計臺州郡有以迫之臣獨不知耗粟之儲其果皆歸之大司農耶其亦吏爲私用而不知聞也嗚呼誠如是言則是民之利害殆將壅闕而吏之厲其民者又將何時而已也今必欲使吏爲賢吏而民爲良民則莫若於朝夕之間命版曹之屬置爲斗器大抵一倣有司之則令郎曹一二員分按江浙之尤甚者取某州之斗一視此以爲準州之斗既定則某州之邑亦均焉揭爲明文以告其民曰某之數也其自今日始以納其粟若夫常平義倉之耗尚有所不免者亦宜曉然以取之要不過十之二三庶幾受納之間可以久而無怨州縣之或不然者令民得以越赴于臺省苟得其實宜加以深文以爲戒復于每歲冬之始月命郎曹覆視其實以聽民之私議蓋人情不常久必自怠況以一器之設一法之行苟不時以稽之求其不變者未矣臣嘗見今之父老皆言紹興之初歲嘗遣中都之官一人分察郡邑名曰詔使皆所以廣求

民瘼而旁通下情今不行此久矣故臣以謂按苗之使可以視此
為法昔者漢宣中興至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其馭吏之法纖悉
不遺而務行寬大之言亦皆在民而不在吏陛下倘力行之則民
其少瘳也

講易疏

袁說友

臣聞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爻詞于周公彖繫於孔子而易成
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
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
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
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
所能盡邪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以盡天
下之變至神農堯舜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裳取乾坤而
天下治降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闕壞天下萬事紛然
而起三畫之易始不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為六十四重爻

為三百八十四又為彖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
大易為變易不窮之書或萬變藏于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為易之
緼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于于是而難明也則乾坤為易之門而出
者明矣或莫不由于易也而後謂之道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
之神蓋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
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于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
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于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易則
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夫君
子常用小人常斥則天下易亂而為治矣純用誠實黜逐詐偽則
萬事變害而為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不謹也恭惟陛下
道貫三才知周萬物舉而措之天下者大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
德者大易之彌綸方且命召儒臣講明大易竊惟潔靜精微之妙
窮理盡性之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默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贊光
明緝熙之盛惟是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頃者陛下親御

宸翰書易泰卦以賜輔臣其于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
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
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旨使天下常治而無亂萬事常利而無害
茲誠宗社無己之休臣冒瀆天威無任昧死戰懼之至

論君道狀

袁說友

臣嘗觀夫子之言曰為君難又曰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
而興邦乎大哉聖人之言深切乎帝王用心至到之地也仰惟陛
下以春秋方盛之年履九五崇高之位固欲長享天下之奉而安
守天下之尊也然則為君於上而所謂難者雖一頓笑之細而無
所不寓陛下盍亦知人君之所謂難者乎臣請為陛下略陳之夫
貴為無敵富為無倫富貴之盛為君者獨有也生殺自我予奪自
我慶賞刑威為君者獨專也有此富貴專此刑賞天下之事宜若
無有難者嗚呼是豈知為君之道哉人主以一念慮之間知吾之
所謂難者無一而可忽是故不敢易其難而畏其難則富貴刑賞

我可有而不敢恃不以為難而忽其難則富貴刑賞我可得而不
能守蓋知其難則畏則無一而不謹不知其難則忽忽則無一
而不縱陛下試觀自古聖君賢主凡守此大寶居此大位而可以
忽而縱者為之邪君人者大則政刑號令而關於治亂安危之機
微則言動趣向而繫於教化表儀之本細則聲音笑貌而達於視
微觀瞻之地小有不謹則悔吝隨至浸以不善則災害有作大而
悖理傷道則亂亡不可禦矣此必至之驗也非如天下之人其善
否得失獨繫於一身一家而已陛下亦嘗思前日之在潛邸與今
日之履大位其難易果如何方陛下潛龍之時養聖人之德儲天
下之望其一身之所形見而或有善否得失者未必盡關於目前
之安危治亂而天下之議論責望其屬於王邸者亦未必如是之
切且亟也今陛下上承祖宗社稷之付託下為四海生靈之宗主
萬目之所瞻瞻萬務之所關繫萬口之所責備其為甚艱舉足皆
是凡政刑號令言動趣向聲音笑貌是三者一有過差小而議論

責望大而利害休戚又大而安危治亂皆所由出也陛下當此之時其視潛邸之日一難一易固自判然矣試以堯舜觀之其君臣都俞之間且曰后克艱厥后又曰惟帝其難之方且兢兢業業知其艱且難者而不敢自安蓋以爲君之難動有所關繫故堯則不敢以位爲樂而舜則猶有已憂也由漢以下知此難者惟唐太宗其言曰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與諸公謹之又曰人主惟一心而攻之者眾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太宗以聰明絕人之資其圖維天下若不足道而念慮發言之間且知爲君之難反覆憂懼如此此貞觀之治後世所不可及本朝太祖皇帝嘗謂近臣曰爾謂帝王可容易行事耶仁宗皇帝嘗下詔曰當念守文之難敢忘置器之重祖宗念爲君之難其形諸詔誥者不敢一毫有易心故能垂裕於萬世此又陛下之家法也雖然知其難而圖其易顧豈無說於此乎臣願陛下不以有位爲樂而以保位爲憂思其如是之難而圖其爲說之易一念之發則以爲

難曰是善乎否也一行之出則以爲難曰是得乎否也居隱顯則一其心不以隱而加忽處細大則一其行不以細而弗察小而聲音笑貌推此難之心而不以妄發微而言動趣向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輕舉大而政刑號令推此難之心而不以自用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在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一日安其心惟善是修惟不善是去惟人言是畏惟過失是憂其難在事難之在心則有治無亂有安無危陛下享國萬年而端命上帝譬如人之一身康強無疾而能惕焉難之飲食起居必畏必謹則疾疢何自而生彼恃其強者易其所難縱飲食恣起居不病則已病則雖欲救之何及哉臣蒙國恩職在獻納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虛心聽納之時用敢盡竭愛君之言仰裨聖聽惟陛下勿以爲迂闊而詳察焉天下厚幸

進貞觀諫錄劄子

蔡戡

臣聞人君以納諫爲聖人臣以進諫爲忠三代以還善納諫之君

南宋文獻卷十九
十一
无若唐太宗善諫之臣无若魏徵太宗以英武不世出之資取孤
隋攘羣盜平定天下皆其餘事然而貞觀之治庶幾成康似非太
宗所能自致所以致此者徵進諫之力也徵所以敢諫者太宗導
之使諫也故太宗嘗曰魏徵勸吾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
朕用其言徵之力也徵亦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拒
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蓋君能納諫故臣得進諫君臣相須
從古已然恭惟陛下聰明冠倫上參堯舜勤勞稽古下慕太宗有
以見陛下求治之切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太宗所以成
貞觀之治者一本于納諫而已陛下欲期太宗致治之隆必求當
時政治之本欲知太宗納諫之效必觀當時進諫之言臣嘗詳攷
其人魏徵固號善諫而在廷之臣有若王珪馬周劉洎褚遂良虞
世南岑文本輩以諫名者又不可以一二計內則閨門至親乘間
進說外則蕃夷武將因事納忠想其當時瞽為詩工咏箴諫士傳
言大夫規誨駸駸乎有治古之風自非太宗導之何以至此臣念

羣臣諫語散在史冊不可類舉謹用哀集切于治道者凡百事聚
成一書釐為二卷名曰貞觀諫錄繕寫進呈如蒙陛下萬幾之餘
特賜一覽不惟忠言嘉論有裨聖學之明而日就月將可成貞觀
之治臣不勝惓惓之誠取進止

論屯田利害狀

蔡戡

臣昨任京西漕臣親見荆襄之間沃野千里古人屯田遺跡具在
戍兵全仰縣官請給薄餽運艱險誠宜因其所利耕墾可實邊
儲亦因以寓教閱之法今春召還嘗具劄子直奏特蒙玉音稱善
近者伏准尚書劄子備奉聖旨令臣與都統郭剛同條具屯田事
宜臣竊揣聖意豈非採擷者愚慮之一得不但可行於荆襄欲廣
其策于被邊之地乎況臣所領職實兼措置屯田固當竭智殫慮
以裨萬一已與郭剛同條具奏聞外然臣有愚見不敢隱默臣伏
見漢淮事體大概不同襄陽地廣人稀自城之外彌望皆黃茆白
葦既疏水渠溉田數千頃无民田閒斷兵耕其中聚而不散號令

進退不失部伍淮西州軍去邊稍遠耕者日眾雖有荒閒之田不免與民田接畛軍民雜耕豈能無擾屯兵散處廬舍隔遠亦難鈴束此事體不同者一也襄陽去邊不百里自修好以來五六十年流民未復曠土未闢見今可佃去處皆是百姓棄而不耕之地軍民不相侵奪坐得良田故其為利也安淮西則不然富民大家及歸正人經官請佃廣作四至包占在戶歲月既久遂為永業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則必大為兵民之擾若止收其所棄而為屯田則所得無幾此事體不同者二也襄陽屯田近者負郭遠者數十里主帥可以親臨朝出暮歸察其農事之勤惰閱其武藝之精粗而賞罰之戍兵往來耕者饒者相望于道營寨不遠可以便休故於事為便今大軍屯駐建康淮西異路近者猶有一江之隔主帥絕江而北人所創見委之偏裨未必盡力況事當一一咨稟主帥而後行遙度于數百里之外非身履目擊之豈能盡合事宜其于農事武藝亦不能盡察戍兵往來動是旬日營寨相遠必家

屬偕行此事體不同三也自修好以來兩淮未嘗宿重兵諸州防城不過千百人而已襄陽之兵雖號鄂渚分戍然自來留屯萬人以副帥臨之敵人習熟不以為疑今若一旦廣行屯田于淮西沿邊州郡必駭聽聞或起釁隙要當以漸于近襄州郡為之此事體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行之荆襄則易行之淮右則難然則屯田決不可行之淮西乎大抵事無難易在所以處之耳臣聞善立事者戒張皇而惡煩擾夫興大眾開屯田於和好既定之後不無駭聽而不安者向來和州屯田五百餘頃廬州有三十六圍廢罷未久其間多是熟田見係人戶請佃不若先遣官吏按行籍其舊數自來歲措置開耕規模既成以漸增廣今和州防城者千人廬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還若根刷向來屯田官兵增益而併遣之則不至張皇矣所謂惡煩擾者凡州縣之間興一役辦一事无非擾民監司行下諸州諸州行下諸縣諸縣不免取辦于百姓官吏並緣為奸其擾數倍縱使量給價錢糜費減尅所餘無幾

往往白著今也買耕牛造農具蓋寮屋一切委之漕臣漕司斲費勢必科擾未見屯田之利已爲邊民之害臣謂不若令軍中辦其事漕司給其費要使屯田開而民不知則不致煩擾矣軍獲其利民不知擾人心既安地理亦盡屯田之法孰謂不可行之淮西乎臣識慮闇淺計策迂緩不敢避雷霆之誅惟冀天地日月容覆而炤燭之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論用人劄子

蔡戡

臣聞爲治莫如求賢求賢莫如變俗俗所趨向視上之好惡而已自古人君未嘗借材于異代所用者不過當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時韓范文富余尹歐蔡比肩于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萬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載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劉摯蘇轍輩相繼用事一時侍從臺諫之臣皆天下選故後世謂元祐之治有嘉祐風非天之降材獨萃於此時蓋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則進士高第制科

第三等進士第一人初授職官或知縣代還陞通判再任滿方試館職制科第四等進士第二人以下及諸科任子從可知矣祖宗以文學取之故以州縣試之欲其諳練民事而適于用也今則不然進士高第雖授外任闕期未及召命已下詞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異科不歷外任夤緣交結徑登朝籍曾不數年持節擁麾而去州縣事懵然不曉有材者猶不免付之胥吏經年累月習而後知不材者終身憤憤惟吏是從民被其害不可勝言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執政侍從未有不歷省府而後大用蔡齊進士第一亦先爲三司使歐陽修一代名儒亦先知開封府然後爲執政蘇軾制科異等亦先爲開封府推官呂公著素有時名亦先除戶部判官然後爲侍從其他名公鉅卿莫不如此祖宗求之以名用之以實故人皆可用而事无不立也今則不然凡中詞科舉進士者蓋有不離闕廷不歷繁劇自館閣升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視六部七寺號曰冗局簿書獄

南宋文獻卷十九
四
訟目爲鄙事不屑爲之往往不通世務不達吏道天下無事尙可
充員萬一緩急鮮不敗事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謂今日卿士大
夫屬袂於下不爲無人陛下當饋每有才難之歎蓋非乏材也作
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願陛下特賜睿旨討論祖宗舊制因時剡
酌之凡制科詞科及進士三人用近日李廔例特與添差職官任
滿方許收召其餘進士任子必歷州縣差遣六攷以上仍有宰執
侍從監司郡守舉薦召對而後除職事官凡館職學官太常宗正
寺將作軍器監官必兼劇曹其間才學之士可以大用必歷省府
邊藩次第而至卿相舍是則守一官効一職終身無榮進之望天
下之士既知聖意所在莫不洗滌磨礪各奮所長以赴功名之會
祖宗得人之盛將復見於今日取進止

乞優容言者疏

蔡戡

臣聞國之士氣如人之元氣元氣猶存必康寧而壽考及其已耗
則顛仆隨之古之人君愛惜士氣如護元氣涵養作成使天下之
士激昂奮勵人人懷不能自己之意故无事之時則有犯顏敢諫
之士多難之世則爲仗節死義之臣治亂安危實係於此吾祖宗
保養士氣二百餘年未嘗深罪言者一事過舉議論蜂起章奏交
上往往以死爭之縱有忤旨不過薄責旋即超陞仁宗皇帝蓋嘗
斥逐臺諫究其端由皆出於當時大臣之意帝反嘉其忠直後多
大用之如范仲淹歐陽修唐介之類是也蓋人主一時雷霆之怒
譴責言者雖明君有所不免倘能幡然而悟改過不吝適所以成
聖德也近者給舍臺諫相繼罷去搢紳之士莫不爲朝廷惜而臣
猶有所喜者以元氣尙存故也夫諫行言聽嘗澤下於民此人臣
之所願欲也高爵厚祿以榮其親以育其妻子亦人臣之所願欲
也大則竄逐小則罷斥艱難困苦流離凍餓上累其親下累其妻
子如此而得區區之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焉用之蓋忠義
所激不得不然舍實利而求虛名甚非人情之所得已此魏徵所
以不願爲忠臣者也又况人臣之進言言之而是君能聽之則君

有納諫之名人臣何自而得名哉言之而非君不之聽臣有妄言之過亦何自而得名哉惟其諫不行言不聽天下之人惜其不見用於世于是以名歸之然實非人臣之所欲也為人君者要當不憚屈已以求忠諫不愛厚賞以旌直臣則君全顯名臣獲實利兩得所欲豈不美歟臣願陛下深察臣下之情非樂於求名愛惜士氣優容言者力振委靡之風作成忠義之節則天下之士感慨憤憤以圖報效實惟宗社无疆之休天下幸甚

南宋文範卷十九

南宋文範卷二十目錄

奏疏

乞留侍御史劉光祖疏

彭龜年

乞寢罷版行時文疏

彭龜年

論優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疏

彭龜年

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

彭龜年

江陵條奏邊備疏

陳傅良

赴桂陽擬奏事劄子二篇

陳傅良

內引劄子

陳傅良

議冗員疏

員興宗

議國馬疏

員興宗

議征稅疏

員興宗

慶元元年三月疏

歷代名臣奏議

呂祖儉

南宋文範卷二十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乞留侍御史劉光祖疏

彭龜年

臣等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臣等謹以課試文藝苟求塞責誠不足仰稱明旨日夕憂懼不知所為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臣等儻顧出位小嫌緘默自愛揆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疏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為不可者偶留近倖而遽遷臺臣其於國體所繫甚大臣等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意揆之古昔所未見聞劉安世劾胡宗愈至二十餘章而不以為瀆貴重大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為之亟罷而不以為橫蓋所以優假直臣奠安國勢其為計慮至深

遠也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進端亦未必
寵任如彥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
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陛下嗣登大寶始初清明隆寬盡下
邁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寧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
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爲不可而告陛下者曾幾何人平
居則仰屋竊歎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以興起斯敝而敢
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爲
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猶不止此陛下所以遷端者止念
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然攻之太亟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
不知必謂其徒得君如此其專據勢如此其固附聲托影寢成驕
橫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不止
如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虛受人於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
無親昵近幸之意而遽進端其終亦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遽疏光
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羣情共憂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

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
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人則傷眾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
事故不爲也老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
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仍留光祖俾
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
各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
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乞寢罷版行時文疏

彭龜年

右臣待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開備准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
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不閱舊來典實之文而
專意近日虛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
得知舊來之典實足矣今欲一洗其弊當自成均始乞令監學官
公共精擇舊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實學者經義詞賦
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爲程式奉聖旨依劄付本監本監開

臣及監學官詳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精擇去訖臣竊詳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下士之法雖曰救文之敝而臣恐滋文之敝實自此始不可不慮也請爲陛下畫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尚文詞至于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行取士猶閉目取物既能識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採右獲庶幾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蓋爲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率以爲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尚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鄒浩嘗論科舉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實誰與成天下之務哉然則取士以文已愧于古況教以時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不患乏詞藻惟患不篤實今居東

南之地用東南之人猶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寮所謂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是也夫舊日典實之文乃根本乎經史子集今日虛浮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依據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復教以時文是惡其濕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夫謂之時文政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爲是後或以爲非今或出於此後或出于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爲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縱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別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爲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烏足爲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爲中材地耳欲使高者可使俯而就卑者可使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盡可以科舉之文得之唐韓愈謂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以爲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司所取之文天下固有以

爲不足學者也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愈哉朝廷取人固欲其如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爲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惟此是習經史子集將覆醬瓿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於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尙德行以救文敝而今乃欲擇時文以教舉子其於本末毋乃甚舛歟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聞先朝嘗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鄒浩爲穎昌府教授乃沿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抗疏論列今臣爲學官職分所在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旣頒忍口不言詭隨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志是以不避斧鑕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與臣寮之言參訂得失如臣言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于公私試文字精加攷校以義理明正者爲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爲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旣明趣向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干冒

宸嚴臣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優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疏

彭龜年

臣聞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仰求前監方冊昭然敢不爲陛下縷縷陳之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隆寬盡下廣覽兼聽揆之于古未見其比而近日臺諫之官稍稍抗直者多不得久于其職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臣不知其故何也夫假遷官以逐言者此近世最敝之法陛下奈何數出而用之乎消磨精銳沮抑忠直莫甚於此且臺諫之官皆朝廷擇而後除使其言可行則爲稱其職當留而不當遷言不可行則爲不稱其職不當遷而當去而乃舉措倒置是非易位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果何術也恭惟本朝崇獎臺諫列聖相承視爲家法傅堯俞嘗謂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皆責實賜曲全則欲其盡言如此求之猶恐未至臣觀南渡以來臺諫忠鯁大率不逮祖宗盛際每有所言亦不過三

數章而止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十九章劾章惇如劉安世者乎全臺彈劾不聽亦已安有上章不報率同列進見列拜於御座之側如孫洙論温成典禮者乎聞有宣諭唯稟承安有召赴都堂宣諭而論列如故如傅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言有不合苟得美官奉身而去安有以去爲諫冀上感悟如程顥之不受提刑司馬光之不受樞密傅堯俞之不受吏部侍郎者乎臣不知先正諸臣剛決勇敢一至于此以爲無上耶則近世愛君未有過于諸臣者也以爲沽激好名耶則忠實懇惻亦未有以過于諸臣者也而祖宗容受聽納若恐傷之得非以朝廷紀綱之地不容不重爲社稷宗廟大計自當爾耶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反覆詳觀然後知祖宗寬大人無不盡之言今日臺諫略無先正之直陛下尙舍已從人如舜改過不吝如湯不惟聽人之言而又且導之使言不惟容人之直而又且激之使直臣尙懼士氣消磨已久不能頓然作興而況從而阻之耶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不伸夫奸宄

之人何世無之惟藉臺諫嚴重有以折其萌芽而臺諫之士所以能震懼奸宄惟藉人主聽納其言假以聲勢今臺諫之士消沮如此臣恐在內之奸宄乘此隙以蠹其內在外之奸宄執此隙以搖其外陛下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且臣嘗熟察臺諫所以數忤陛下者蓋有由矣非以陛下身有失德惡人正救如前代拒諫之主也特不過攻擊權倖不協聖意耳夫權倖恩寵不行不過一夫怨而怨歸臺諫臺諫言論不行能使天下怨而怨歸陛下陛下奈何不忍一夫之怨而獨任天下之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欲一言於陛下之前不能自己也臣反覆思維今日陛下惟有導人使諫足以救此臣猶慮聲勢已動未易頓回正須陛下廣開聖心掃除芥蒂遵用仁廟召還唐介故事揀別向來以諫去國不由人言之人擢用一二示天下以聽納之機其登對臣僚議論忠讜者稍旌別之示天下以聽納之實庶幾聖德昭明羣疑解釋不勝幸甚

論韓侂胄干預政事疏

彭龜年

臣聞侍從爲論思獻納之臣于天下事無不得言故歐陽修爲翰林學士論狄青不當在樞密府包拯不當爲三司使而不爲侵越彭汝礪爲吏部侍郎論曾肇不當黜降韓維爲知制誥論范鎮不當補郡而不爲朋比蓋知無不言事無不論侍從之體當然也反是則阿容苟合沈默自全不足爲天子近臣矣臣素無所長荷陛下擢之庶僚之中寘之侍從之列三數月間恩寵狎至諸臣進用未有若臣之驟者也使臣止貪榮遇則箝口結舌最爲上策使臣粗求補報則犯顏觸諱必蹈危機然營已忘君臣實不忍輒敢冒昧陳獻其愚惟陛下裁擇臣伏見祖宗待外戚之法遠監前轍最爲周密不令預政不令管軍不許通宮禁不許接賓客不惟防禁之使不害吾治亦所以保全之使全吾之恩也近者交通內外之禁固已隳矣然預政管軍之制猶未改也已隳者固未敢望復之而未改者其可壞之乎臣伏見知閣門事韓侂胄乃太皇太后之懿親而中宮視之亦尊行也其人本是世家慷慨喜事陛下入踐

大寶侂胄嘗效微勞士大夫以此頗多之然日來籍籍皆云數入禁近干預政事臣固知陛下英睿明斷於天下事無不習練何資此徒然陛下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體者其所以進退之由更易之故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能知之大臣或不能言而侂胄能言之不知侂胄何以得此彼其假托聲勢竊弄威福顧其術則然而天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止在人材進退之間人君所以審擇而自執之者一旦外戚乃得陰乘其機簧鼓于外則陛下總攬之權恐爲此人所盜矣臣聞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卽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止要權出於一若使守令之家子弟親戚交通賓客關節無禁則奸人鼓舞良民怨嗟如瓘此言陛下安可不察臣觀侂胄近日所爲不特如向宗良而已竊惜朝無陳瓘不能爲陛下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尙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尙能論之使懼不謂

陛下始初清明有臣如此而乃無一人出一語及之則其聲勢可知矣臣官爲侍從職侍讀講目擊此人累陛下初政乃緘默不言則臣負陛下昔范祖禹嘗告哲宗曰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爲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臣之事君實慕斯義況辨邪正明是非乃講讀官之職臣欲於此定陛下取舍之意決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故不敢不爲陛下下一言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則乞黜侂胄以解天下之疑若以臣言爲非則臣與侂胄不能兩立退當屏處以俟威命取進止

江陵條奏邊備疏

彭龜年

照得江陵府雖名次邊其實西當蜀口東接吳會南控長江北去襄陽止五百里皆是平原曠野別無險要可以據守本府雖是鄂州大軍分屯之地然少壯之卒並戍襄陽守寨之兵多是老弱設有緩急何以支吾所以前後帥臣申飭民兵科條陳乞備邊錢穀不敢少緩者政以其地無險可依無兵可恃當形勢最緊之區而

無備禦一分之力若非平時控告朝廷則急緩之際必至敗事臣素無材術謬當闡寄到任兩月備見本府兵財空乏不容自己謹開析條奏下項一本府廂禁軍皆是烏合之徒全不中用雖有神勁千人除火隊及分戍人外常只有七八百人在寨昔人守禦此地動數萬人猶以爲少今僅以數百守之豈不甚可危哉惟是諸縣義勇人數頗多有緒可葺然本出耕農不習軍事自向來歲一教閱進丁退老人猶淬勵不敢怠惰近年本府以財計窘匱不復施行者六七年去年又有指揮令就近鄉教閱名爲便農其實陰廢之爾蓋百姓身習稼穡不便擊刺疆之施爲猶不得已若聽其自作自止寧復留心縱使首領得人或能奉行亦無激賞誰復勸勉臣恐義勇自此不復可用矣臣照得義勇之籍正軍計一萬五千七百餘人朝廷歲養萬五千兵無慮衣糧數十萬令歲一閱義勇費不及十之一而遠憚所費致廢萬五千可用之兵誠爲可惜本府自將秋苗撥充歲計之後若教義勇亦無米可贍然臣若顧

此小費以不教爲便是臣孤陛下使令臣不敢也臣今會計本府義勇一萬五千人若分作三番一歲一教三歲而遍其當教之歲則令進了退老不教之歲則令如近制自習事藝于鄉如此則費不甚廣而事可常行民不甚勞而藝亦不廢事莫便於此者矣若蒙聖慈以爲可行乞自今歲爲始仍乞下本路轉運司每歲計實教人數應副合用激賞錢物其口食米令本府自認擘畫伏乞睿照一本府一歲二稅絹不過數百匹苗不過萬石不能當江浙一大家之入全藉酒稅以養官兵而酒爲戎司據其大半之利獨有商稅州用百色取辦于此是以歲計常是不足儲蓄枵然緩急無恃恭惟壽皇聖帝經略恢復留意邊陲知本府素來窘乏故命劉琪守郡之日特發祠部度牒二千道令其變賣爲備邊庫又添撥宣司賑糴米錢十六萬餘貫并迪功銀四千八百餘兩通爲錢七十二萬緡有奇其爲慮至深遠也後因乾道六年撥充鄂州官兵激賞之後一時帥臣失于執奏自此他司援例接續請撥或充軍

中酒本或充打造戰船或充交點軍馬或充教閱義勇或充總司收糴米斛或充他州賑濟前後共支過五十八萬餘貫去年辰州蠻獠小小作過本庫又支過二萬餘貫現今朝廷行下將從軍之人犒賞一次度所費亦復不貲經此一番支遣腹削殆盡竊惟本府去邊頭甚近去朝廷甚遠萬一緩急或有調發若候奏請豈能及事朝夕思念可爲寒心臣愚欲望聖慈鑒壽皇遠慮如彼念邊郡無備如此將朝廷向來撥去備邊庫錢計數給還或以度牒或以會子專責帥臣變轉盡行封椿以爲他日戎事之備不勝幸甚

赴桂陽擬奏事劄子二篇

陳傅良

臣竊謂士大夫以恢復爲諱但曰時不可爲者必有以藉口矣其說以官與兵俱冗而方困於財有此三患何鄉而可彼好論邊事以希戎功者皆誕謾迎合耳誕謾迎合自中人知恥此名進言之人要當觀事情如何不宜以此妄自沮卻臣誠愚陋揆茲患何世無之上有悉心委意之君下有至公血誠之臣雖多患必且盛強

君臣玩安虛延歲月雖無患亦且衰弱臣故曰以人心爲本誠使中外人心併意一向以佐下風治是三者有一弗治且害大計則九重不怡九重不怡則廟野震疊如是則恢復之形見矣臣之所謂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民心以祈天命之謂也往者渡江諸臣僂力討賊大義明矣竟無所成陛下亦嘗究其所以失歟不鑒前轍而以重斂濟師以王蔡之遺法圖寇鄧之高勳一戰之餘民力已屈縱微秦檜其勢不得不出於和後之議臣不務及此乍和乍戰莫知攸濟臣請略言祖宗立國深仁厚澤之意與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之紛更動危邦本以致夷狄之禍訖於渡江理財本末陛下詳覽而審擇焉則興衰之分決矣是恢復果在此而不在彼也國家肇造之初雖創方鎮專賦之弊以天下留州錢物盡名係省然非盡取之也當是時輸送毋過上供而上供未嘗立額郡置通判以其收支之數上之計司謂之應在而朝廷初無封樁起發之制自建隆至景德四十五年矣應在金銀錢帛糧

草雜物以七千一百四十八萬計在州郡不會可謂富藏天下矣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奏立諸路歲額熙寧新政增額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一路增至十數倍至今爲額其他雜斂皆起熙寧於是有免役錢常平寬剩錢至於元豐則以坊場稅錢鹽酒增價錢香礬銅錫斛秤披刺之類凡十數色合而爲無額上供至今爲額至於宣和則以贍學錢糴本錢應奉諸司無名之斂凡十數色合而爲經制至今爲額至於紹興則又始以稅契七分得產勘合添酒五文茶引鹽袋者戶長壯丁弓手僱錢之類凡二十餘色合爲總制至今爲額最後則以係省不係省經制有額無額上供贍軍酒息等錢鈞撥爲月椿又至今爲額至所謂湊額糴本降本折帛坊場淨利供給吏祿之類月項起發者不可勝數且夫自係省而有上供自上供未立額而有年額又有無額自有無額上供而後有經制而三權之入盡歸京師至經制悉矣故夷狄之禍起且夷狄安能一旦入中國哉民心離則天心不亨其禍必及

於此而渡江諸臣不惟盡循宣和橫歛之舊又益以總制月椿另
項起發王朴有言以此失之以此興之可乎今天下之民皆不便
其長吏徒以陛下時出德音有所罷省蠲閣振業之而民心不解
夫恩澤有限不能勝無藝之歛可爲寒心臣故曰觀諸此則興衰
之分決矣則恢復非論邊事以希戎功之謂而結人心以祈天命
之謂也若曰方困于財何鄉而可是坐觀成敗者之說不事事者
之利非國家之福也

臣聞熙豐崇觀以來用事者紛更祖宗之舊以致夷狄之禍今天
下皆追咎之矣至于重歛不惟奉行不以爲過又從而附益之者
何也昔者以妄費今以養官與兵故也方今經費兵居十八官居
十二官未暇言也敢言養兵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著在令甲自騎
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十三總爲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
司之卒分屯而更戍卽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
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閒因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

禁軍是已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
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旣云多矣然亦無過大都要害
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于是教閱之法
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也
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
類是也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于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
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
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于京師
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
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
亦何異本城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于長吏爲差異耳要
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
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向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
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

息稍食鮮薄類若飢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恭惟陛下不愛爵祿以待天下之士大官重權可謂尊寵至于養兵則國家被重歛之名而不得辭臣享其秩上任其怨臣竊不取也

內引劄子

陳傅良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污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修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修等之賢果信于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

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仲淹修不能暴白于世而況不如仲淹修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爭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于天下為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于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于爵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比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為卿相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

滄何以爲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攝官詞掖嘗不度疏賤論奏內侍不當爲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兼他官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羣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者此也誠以愛惜人才爲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肖臣始以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以臣之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羣臣亦各務明誼羣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羣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不爲

議冗員疏

員興宗

臣聞古之聖人知民不可以獨治故因民而設官知吏不可以泛命故量官而置吏使天下吏稱其官民安于吏用一人則百人勸登一吏則百事治任事至簡則員不容多擇吏最精則士不容濫

一吏去則一吏補材業之相形小大之相勉外郡之官闕則選之於士民省部之官闕則選之於外郡至於禁從以上次第選置其材愈高則其用愈遠職業一定無有泛濫之虞三代漢唐之初所以世蒙其治吏安其分者由此之故也逮至隋唐之末風俗寢流廉恥墮壞天下之吏紛紛沓沓上設官者不已下求仕者亦不已凡有司選部所集如駮鵝鴈填咽滿前因資除授有司不敢措手於其閒雖欲察其賢否賢否恐未易察也臣觀唐末此弊頓甚百官泛濫有試銜有設官有兼有守有判有知聯絡輕重仕法如此其不齊也用以進士用以制科用以辟召又用以雜科流外與夫自薦鬻爵之名縱橫錯雜入流如其不清也彼以仕法之不齊入流之不清雖使左稷右契知銓掌課一旦欲去冗之弊臣竊見其難爲也而況隋唐拘拘不變者乎恭惟國家奕葉載德太祖太宗振刷海內真宗仁宗法而效之累朝惟以賢俊爲急不以除授爲私太平興國初朝官班簿纔二百人至咸平初止四百人天聖

元年漸至千人夫以四海之大設千員之官當時猶病其冗故先儒李淑謂明道以前選士一歲入京官不過數人祖宗欲革冗濫纖悉如是真爲萬世法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明照羣臣嚴束百辟一有駑緩不職之吏投閒置散此聖意欲除千載之惑而大驅吏蠹也然銓司諸路每一官闕猶不下數人爭之大抵仕流尙冗人皆見任子之泛皆病進士之濫皆患特恩之廣心則知之不能出口何也恐一言則怨者眾也然臣子之義可以利國者不卹怨言先儒范仲淹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冠蓋塞路簪紱盈門謂之賞延無乃太甚願與大臣特新此議仲淹以任子之制不少加裁節則吏源卒未可清也臣願朝廷略稽仲淹之節任子損其制可乎此言行則一冗去矣先儒李淑嘗奏疏於仁宗皇帝曰取人既廣則求學益疏願啟封閣名兼採聲實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爲來年進士入等之準是進士或至泛濫則實材未易致也臣願朝廷略稽李淑聲實之說可乎此言行則二冗去矣先儒蘇軾嘗言

於哲宗皇帝曰吏部以有限之官難以待無窮之吏將來特奏名止乞量行收取其餘不理選限是則特恩積弊不去則僥倖或有未懲也臣願朝廷略行蘇軾量取之說可乎軾之言行則三冗去矣凡是三冗皆吏道之大冗也今朝廷旣以漸革之則吏亦漸省矣吏省則遂可以省祿祿省則又可以省費如是則薄海郡縣凡在仕版漸不紛雜不逃陛下指顧之用也昔唐太宗定海內官七百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士足矣唐太宗聰察之主猶且如是況陛下天稟聖智萬倍於太宗者乎願陛下下一加採擇則海內之至幸也陛下邇者已詔有司加意選事外鈐吏姦如銓曹之門隱匿闕次引例異同摭摭小節之弊已漸削也若更少清入仕之門於此至治果日月冀也

議國馬疏

員興宗

臣聞固國之方在於置衛置衛之實在於市馬使四邊得才幹之吏有司有責實之政馬何由而不蕃衛何由而不備雖因古之法

時增損之臣亦以為有餘矣蓋五代之末監牧多廢官市多闕國馬遂不蕃庶自我國家之興遂大葺治每歲遣使多方命官太宗皇帝興國之初詔市一十七萬咸平已後其政大修諸坊諸軍積至二十餘萬飼馬兵校多至萬有六千人至芻藁亦近七十餘萬標占坊監亦總四萬餘頃檢示牧事纖悉至此可謂備矣雖周之初設養校之官多牧庾之職亦不敢望吾祖宗之世也恭惟陛下豐德大業隨弊指顧應時空一如川秦牧事尤切加意務選清強之吏遠以莅之此乃國家總核之實也臣固蜀人曾吏牧司市馬四方躬見其事敢為陛下言之蓋川秦所分市馬之地陝西則階文西和等州四川則黎敘南平等處每處置務每務置官內陝西則就宕昌博易至要至便然臣觀川秦博馬之物不過數事有錦有茶又有細絹陝西則多用茶而少用錦四川則多用錦而少用茶隨其所需有無相濟是宜良馴來者接踵然招誘無方閒不得人蕃客不至馬額漸闕何也市馬者數病未去也陝西買馬之物

惟仰茶貨蕃部既已馬中一旦得茶或乏旅費依舊以茶當緡前此監吏漸與收茶支錢時時稱提自重其貨邇來不能矣茶貨一輕何從致馬此一病也茶自蜀中出關經興利等州然後漸至宕昌蓋近二千餘里鋪兵沿路摘葉代茶雖有明禁無由遏止以至博馬之際蕃部多方退難此二病也市馬必置門戶之人蓋猶中國之牙僧也假如良馬一馴直一百五十餘千則必中賣二百以上貫門戶之人及本務吏胥之徒四分取一官失其貨私取其利此三病也馬司下賣引所市絲織錦分支機戶及其市錦分科三等馬司出上等之錦價多得中等之錦色蓋胥吏與錦戶有無相通暗相資取錦物既惡折博艱難此四病也市馬之初雖曰羈縻遠人見馬支物然而不至如近時監買不職以病為壯以短為長以齒多為齒弱如黎雅等州至馬司未滿千里每遇送綱不乘不騎道死相望况更萬里綱運其可保乎此五病也臣愚伏望陛下孚照上項川秦市馬五病嚴諭牧司自今四川胥吏牙僧鋪兵之

類一復犯此乞罪不貸使折博之物無不良監買之吏無不職則蕃部之馬無不至矣臣又聞議者且欲更張從夔路水運小臣未知信否也其大利害小臣固所難窺然天行莫如龍地行莫如馬今欲水行似違其性也昔歐陽修嘗言蜀中珍貨貢物多不出三峽蓋峽水春夏湍悍有仆溺之憂惟粗惡之物則徑從三峽入亦多視為棄物也馬政國家之本官吏其敢視為棄物乎或者謂國家近時輕賫綱運尙從此路不知綱運或擔或囊盤灘避險臨時般出措置非一經從烏道亦似無害羣馬之來其積如山固不可由犖确之徑灘險又終可保乎又夔路深山最為窮薄錢糧藁草未易常足驛廩阜棧未易創制兵人牧卒遇小州縣未免騷瀆恐約束未定慮在歲月之後也小臣無知竊以為荆襄之路未有大害未易更易臣願朝廷紬繹而察之臣愚知貢誠天闕因言川秦市馬五病其終敢輒及此惟陛下裁赦

議征稅疏

員興宗

臣聞上世之法簡後世之法繁前世之吏朴後世之吏奸上世法非欲簡也民純吏朴有令即從有義即服法不得不簡也後世法非欲繁也民詛吏奸令之未必從聞義未必服法不得不繁也夫以朴吏而奉至簡之法一有不行行之必易為力也以奸吏而奉至繁之法終歲欲行行之亦難為功也昔者有周之初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天下日用之物不征不禁故物易通流而國易足用此文王造周之始其國非特輕其征稅且又無征稅也至成周之時吏亦少姦民亦少繁故當時太宰之職有九賦以斂財其中一有曰關市之賦及山澤之賦及幣餘之賦此即近世州縣商稅一切用物所存物額之類也當是時周公相周知民吏益於前世其法不得不繁其吏不得不選故周公之於周官雖文武關譏不征之事有不能行者相時之宜經略世務故也且周公之時已不能盡行文王之法而欲後世盡行周公之法可乎但漢唐之世多不能遵用中制以法周公之遺意科目煩多漸成橫斂故有稅算緡

稅雜物稅閒架稅六畜之類見於前記以爲世戒臣亦不敢并舉也惟我國家創業之初一洗前代之弊是以太祖皇帝動守經常凡爲國苛稅橫斂尋卽停罷聖子神孫守爲一定至天聖中有司以乏用請稅緡錢仁宗皇帝謂泉貨之利欲流天下今輒稅之可乎是則祖宗之於民稅不特常慮之又常欲輕之也今陛下志勤道大節用簡取無日不行卹民之詔無時不下此卽祖宗用心文王用心也然今日郡縣稅務多與州府通同尙皆不遵憲度自爲一己而殃物不爲朝廷而愛物臣敢以荆湖三峽論之荆襄三峽皆邊大江自當百貨流通而近年以來蜀物少出南貨少往四遠之利未敷用物稍致闕乏何也蓋稅務之六弊未去也三峽荆湖所遇稅務不問客商稅物之多少輒欲加等重稅敷攤逋負此一弊也沿道千里武夫小吏以爲監官豪奪暴取設弓羅箭如待寇至此二弊也本無稅物監欄一面虛喝謂之花喝商客辯爭則不可欲去則不能拘留旬日自然聽命此三弊也商客類至專欄預

行資覓多得則稅輕少得則稅重輸官之物未至而私遺之物先達此四弊也監專有私取之數異乎赤歷之數僻鎮外縣卒難考稽所得在私所虧在官此五弊也在州則知州以稅務爲鷹犬在縣則縣令以稅務爲肘腋百色呼須暗行陪填是致稅務苛刻州縣不問商旅無訴此六弊也夫此六弊之不去則稅額未敷其坐此乎今臣之愚欲望朝廷明詔荆湖三峽諸路申嚴法禁大革前之六弊仍令諸州遞差清強官兼行伺察離軍武吏未曾親民及經諸司保舉者願勿補衝要監稅之官專欄暗覓及輒以弓箭恐嚇商旅者乞罪不貸行人稅物並許依約國家元法如稅務敢以少爲多以輕爲重被客人告首者亦乞坐之如是則物易流轉郡縣遍蒙其利矣陛下德高天下此言雖小在陛下聖世一事之可察度聖量如天必兼納而博採也

慶元元年三月疏

呂祖儉

臣聞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爲可畏本朝立國規模最爲長久然

治忽消息百六十載而猶有靖康莫大之禍國家中興駐蹕江左
揖遜授受使斯民得以莫居者將七十年亦可謂之久於無事矣
然於可喜之中而遽有深憂無虞之中而遽生多故事體疑阻人
心睽乖皆發於綱常根本之地有非意料所能及矧復乖氣致異
可駭可畏是豈可不深察其故而思所以爲轉移之方也自紹熙
二載初郊之夕風雨暴至禮不克成太上皇帝聖體違豫中外惴
恐由是而後問安視膳浸闕常儀臣民之心固已不遑寧處天降
大禍孝宗皇帝奄棄萬國侍疾臨喪之志竟莫能伸於斯之時軍
民恐譴訛言浸興眾心皇皇人思逃難流傳駭異邊鄙生心國勢
阡危至是亦云極矣太上皇后因上皇詔旨順人心定大策爰命
陛下以元子而承大統主孝宗之喪蓋天祚我宋變不失正故天
下無改容動色之虞然遭變居憂寧親爲急陛下嗣位已閱三時
天性至情固莫能閒而躬致色養猶未有期雖貴爲天子富有四
海將何以解此憂乎此憂未解根本愈虧苟因循度日而祇付之

無可奈何則臣恐天人之心必愈拂戾而弗順矣何以言之陛下
初政非有愆闕然自去秋以來大風震電殊爲駭常而天目諸山
水湧石裂其變尤甚畿內千里非旱則澇春霖爲害二麥復傷上
辛祈穀行禮之際狂飈忽起不克升壇重以雷雪相繼祇在一二
日之內天之示戒必有所以孟軻氏有言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
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必至於親心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上皇旣以感疾不得見孝宗抱終天之痛陛下又以事勢齟齬未
得見上皇以少慰聖心累年之間綱常根本隳壞如此則在今日
戒懼齋栗感悟親心以和召和轉災爲福實難少緩伏願陛下深
維天下之勢久於無事之爲可畏重念綱常根本未能植立之爲
可憂親心未豫則天意未和天意未和則人心弗順一有災變便
難支持寢食起居誠不可以自安燕遊逸豫誠不可以自縱一念
一慮一舉一措皆以未得乎親爲深憂有如親心未怡未得承歡
膝下則庶幾遙望顏色以通此情徘徊徬徨不忍遽去左右前後

必皆感孚真積力久聖父慈懷又必自有不能已者或上皇氣體猶未和豫陛下未得遂嘗藥之念則起敬起孝尤難自同於常時儻上皇氣體日就康寧既得時展定省之禮以慰天人之心復得同過重華以弭萬世之議臣雖至愚必知天災可息於上外患可銷於下自成祈天永命之功也苟或歲推月移竟成否隔使綱常根本終于淪斃則天下久安之勢難保而易危蓄害之生未知所極臣世受國恩情迫意切發言狂瞽不識忌諱惟陛下財察

南宋文範卷二十

南宋文範卷二十一目錄

奏疏

乞留侍講朱熹劄子

歷代名臣奏議

劉光祖

荒政劄子

陳造

常平劄子

陳造

上孝宗皇帝劄子

葉適

論紀綱疏一

葉適

論紀綱疏二

葉適

論紀綱疏三

葉適

論紀綱疏四

葉適

進卷序發

葉適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葉適

論修戰守劄子

袁燮

南宋文範卷二十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奏疏

乞留侍講朱熹劄子

劉光祖

臣孤遠之迹幸得依日月之末光侍立螭坳勸講經幄至親至近凡有所懷敢不輸瀝血誠上干天聽臣十九日直前面對奏陳本職之外因言朱熹前後論事望且略與施行庶幾其人久在經筵補助聖德臣之愚慮蓋恐朱熹自見有言不行決至求去召之難而去之易四方視此為國重輕所以乞陛下采擇其言略行一二良以此故也臣當時只慮熹從此因不合而求去使人得以窺議國家不圖是日陛下不知積因何事大不樂熹批出與之宮觀熹自求去臣猶恐虧損事體今陛下乃自去之其所傷抑已多矣然必有其故而臣等不知不然陛下何用之急而去之遽宰臣之言轉力陛下怒之轉深也哉趙汝愚本為愛護君德存全國體見此

御筆密不使人知之雖其同列亦不以告意謂天意終回然後徐令熹從容自請遂其難進之素志而陛下未察以爲助熹而不行人主之命令中批徑達熹所觀此則聖怒之深固可知矣自昔英雄之主怒及忠賢如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于魏徵方其怒也如雷霆之震而不測及其悔也如日月之食而復明臣請爲陛下陳之武帝方招徠文學儒者詔策之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帝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及莊助爲黯請告武帝則曰古有社稷臣至如黯近之矣前以爲愚戇而後則以爲社稷之臣武帝豈終怒黯哉太宗於魏徵言無不從徵前後二百餘奏無不剴切一日朝罷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問曰誰也太宗曰魏徵數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於庭太宗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太宗乃悅夫太宗之於徵方盛怒而欲殺聞后言之善則悅而從

之太宗豈終怒徵哉漢唐之英主無終朝之怒此猶以義理而矯其天資者也本朝仁宗皇帝仁厚之主也亦嘗有所不堪而怒尋復悔之唐介之事是也介彈文彥博仁宗怒曰介言他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是何言也介面質彥博其爭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卽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明日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上亦中悔改爲英州別駕仍從介言罷彥博政事其後召介復用爲御史大夫仁宗暫怒而卽悔不惟無恨介之心又使之再在言路眞所謂聖度如天非漢唐二君所能及也今陛下之怒熹無乃類於是乎臣安知在內無莊助之請長孫后之賀而臣實居蔡襄之任敢不以仁廟事陛下乎雖然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職居勸講蓋陛下之所尊禮又非黯徵介三臣之比也三臣以直諫逢怒而熹以古道獲疏則儒者果無益於人之國如此乎且熹爲人陛下在潛

邱久知其姓名以壽皇之英明嘗欲用之而卒不及用以太上之寬厚又欲用之而竟不能致者蓋小人望風而嚴憚之有素此熹所以在外則負四海之望在朝則無一日之安也然陛下卽位之始首召熹而寘之於侍從者何哉陛下初膺大寶以危惕爲心招來耆儒而崇獎之用慰遠近之望此陛下初政之最善者也而熹本不可屈老乃更變深存宗社之念夫是以翻然一來臣素不識熹每與相見但勉令少安不可遽爾求去以副主上嗜學渴賢之意趙汝愚亦嘗令臣勉熹初未須深切言事第磨以歲月涵養聖心俟能淡治不患不言聽而諫從恐多強人主以所難行久必生厭厭而請去則頓乖始謀轉使朝廷難於處置也熹比往來已是與人曲折聞臣此言自謂酌量可否亦欲遲久有補聖明獨不知曾向陛下言及何人說及何事忽觸天威至於卽日罷遣臣料必不因十九日經筵留身所奏之一事而陛下遂赫然去之也熹久有重望又在經幄不同他官進之退之皆當有禮故大臣重惜事

體不卽施行祕而不言仰冀密回天意而方逢宸怒未軫聖思踞踏旁皇對人絕無顏面且陛下亦嘗念之乎使太上前者因廷臣盡言而舉逐之則方人心欲變之際祖宗社稷誰與扶持陛下歷數誰與翊戴今羣賢幸集而一旦無故先去首召首用之大老使人解體而離心臣兩日如醉如迷不謂聖君忽有此失只如臣往年以執憲殿中極論吳端超遷給諫失職旣蒙宣諭執奏如初違忤太上之意奪臣言職然猶俟臣三請祠而後許臣去國今陛下旣曰憫熹耆艾又何恩意之蔑如也且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今陛下之於熹無乃加膝墜淵之謂乎夫天道乃人事也前日不測之風雷卽兆陛下時出不測之號令有如此也熹麋鹿之性惟恐不入山林臣等姑羈縻之而陛下乃解而縱之是使熹得遂初欲而陛下自乖始圖陛下得無未之或思也歟臣叨荷寵榮不忍嘿嘿伏望聖慈覽臣此章釋然悔悟以示遠近以安羣聽昔帝堯舍己從人而

成湯改過不吝無使前日尊儒重道之心一變而為惡直疏賢之舉臣非助烹者也乃真助陛下者也惟陛下財幸

荒政劄子

陳造

臣伏見陛下以今夏闕雨焦勞特甚救荒之政臣之責也日夜疚心思有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凡蠲下戶租賦計賑糶賑濟等事條具聞奏繆當聖心亟為報行一路之民見臣以荒政奏聞其應如響莫不以手加額不肯輕去鄉土亦有中路復還之人儻非陛下愛民至切事干荒政計辦早定報下速達則流亡之民已不可遏近者聞於事體之人揚言謂荒政舉行失於太早行之太銳彼但見目前流移稍定便謂可以高枕萬一朝廷誤聽州縣或至解體飢民豈不失望臣雖至愚亦豈膏然全不體國自始及今施行荒政除椿管常平米數外凡乞度牒截留和糶米之屬皆非過當難從之請而飢民狼狽多在冬春之交今荒政雖有端緒臣惴惴憂惕尚恐不能善後若遽畏立異者之口每事中廢將來必辜陛

下委任之意人臣事君意趣不同安輯飢羸乃慰悅君父之急者若揣人君之心惡聞飢荒之說以歉為豐臣竊鄙之臣一面將應有米斛斟酌量輕重賑救貧乏之民鈐束官吏必無妄費伏望陛下詳臣所奏遍下諸郡官吏使曉然知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有加無已毋致迎合怠慢則實惠所及一路有更生之幸

常平劄子

陳造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舉行荒政而儲蓄不及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之外他無所產向來豐歲米麥價賤農傷已甚不幸水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拯則是歲之豐凶皆不免病民情安否固圉謀敵之本奈何置不為慮救此之弊豈真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糶凶歉減價而糶農末兼利官無所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百萬付之提舉司豐年而糶

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元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穀賤不售之病
糶不出元直則農末俱濟且今楮券在兩淮甚重此策行民得所
用而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利此最良法無可
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逐路置常平使者
各有椿積錢米然歲既久米多陳腐虛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
壞不可復留行之又不能盡西漢斂散之法據空籍貯長物將以
備凶年坐是實惠及民尚鮮今據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舉舉豐
凶斂散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侈億萬年
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去年之旱飢民所在擾擾郡士人鄒如閔者
頗富前此捐金貯米自去歲七月置籍而糶止收元價鄰里鄉黨
賴以膳給所居崗門一二千家嬉嬉如平時獨無責糶窘飢之憂
人深德之而如閔初無所費一士人爾尚可以此術惠利一方部
使者行之其勢必甚便易其利必且無窮而國家實無所損臣以
此推之灼知此法可行而無弊外此無復良圖仰冀陛下斷而行

之取進止

上孝宗皇帝劄子

葉適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
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
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盡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
故言者皆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待其
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後知機自我發
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今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
復振起之實意則固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
事是必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偽楚偽
齊撻懶之還五路河南今曾之初又議割白溝以南而定盟好蓋
其本謀未嘗欲于河東河北之外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
而北方起事以歸命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
陝號搖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難而

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易我自有所謂不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于東南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陛下感念家禍始初嗣位葺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馬政糴米儲貨處處椿積臣誠愚陋竊計陛下志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于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既隳于契丹復成于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宣和之所畫也故幹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覺紛亂元約而已黏罕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

城之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于至尊陪隸施于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讐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旣已久矣陛下欲尙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于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撤守棄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翕然務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況守已撤矣地已棄矣和親成矣尙何

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
祕畫者則止于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于親征遷都沈深慮
遠者則止于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衍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
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
下欲詢眾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
難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
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
于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算張
浚經略屢至奔潰此皆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
事豈殊陛下徧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勲
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
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
爲闕閱以句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
鯨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尙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

要津者充滿內外陛下欲倚賴此徒責驥足于蹇步固無可言若
出意收拾拔于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
也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
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于朝上獨
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
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綱疏漏有驕橫
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
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靜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謀
其功效固以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
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
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
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
陛下循守舊規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
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

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
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不
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
家小口累仰給于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
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
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羣校貴
將廩祿無算外虛州縣內困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于弱矣此舉
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乏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
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
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役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
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閒益以苛碎大
抵經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椿板帳爲縣之害而西蜀折估青草水
腳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爲特甚天下之錢歲入于官者
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于乏矣此舉天下以

爲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賊仇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
任也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羣有司之任也未有
以百官羣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
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
節交市民冤不直事滯不決小事若此況大事乎蓋不信官而信
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奕之
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
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
不若吏之素也暫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
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之綱目其
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先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
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
雖用矣人雖廢矣則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
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

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廉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蓋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疏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美聲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

伏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阻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于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睿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羣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于吏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于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不屈于資格皆無不可

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讐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者真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豈之廢亮之殞幹魯之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以為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緩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對清光發緒論陛下如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祖宗之靈所以望于陛下也

論紀綱疏一

葉適

紀綱法度一事也法度其細也紀綱其大也古人之為國豈能盡正蓋或得其大或得其細有失其一必得其一若細大俱失而欲煩文細故以維持其國家可靜而不可動易屈辱而難尊崇則本朝之事是已雖然法度之失未至如紀綱之失此古人之所甚諱

也自堯舜以來外有岳牧內有九官一以制度頒以文告觀以巡狩諸侯雖國異家殊莫有敢不相率而朝者治兵如治刑治夷狄如治中國此唐虞夏商之紀綱也至周參以宗室維以功臣其制加密矣秦則破壞封建而為郡縣削弱黔首禁制將相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畏天下是時北胡亦始合為一國則築長城以限隔之重緣邊之兵攘卻其要地而匈奴遞迹自屏不敢爭衡然人主恣睢太甚而下不堪命不旋踵而敗亡後世皆以秦之紀綱為失雖然秦之紀綱則誠失也然而以強為失而不以弱為失以大為失而不以小為失夫強大之勢易為也秦特不知為而已亦未可以深罪秦也漢因秦制三邊各自備內郡專刑賞丞相御史雖統攝天下刺史司隸雖督察郡國而守相皆得自為兵其兵也民其民也財其財也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有進而授首無退而掣肘兩漢之治所以獨過于後世者豈非其操之簡而制之要哉當其盛時攘夷闢地至數千里至其衰也尚能係服單

于而臣妾之豈夫蹙縮凡儒之論所可疵病其失哉此漢之紀綱也三國分裂雖科禁嚴密民無所措手足本不足以言治然邊方鼎立彼此窺伺一有蹉跌而禍敗隨之其所以皆自立于窘匱喪亂之餘不可動搖者豈非其分人以地任人以兵功有所望罪有所歸截然自用而不相拘制哉西晉使外制內以成諸胡之亂及其征鎮固守以忠義相獎激虛聲遺號猶爲一統海內之具至王導爲東晉重上流之柄壯揚州之勢石勒符堅皆竭天下之力無歲不戰而晉卒賴以立其後北則魏晉周隋南則宋齊梁陳皆循用之是則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爲不當授任患乎分畫之無地而不以地爲不當分畫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其事蓋昭然矣唐用周隋府兵之法揀擇天下之民聚爲強兵內則諸衛將軍外則節度總管四夷臣屬萬里請命雖常困于征伐而唐之威令又過于漢矣州郡削小分置益多而辟置生殺之權視前世皆已稍損至于中年邊將權重遂成末大之患無以抗

之而內地亦皆裂爲藩鎮殺雜混并不分緩急不辨內外百世相承之紀綱由此墜失卒至五代以成本朝懲創之說而紀綱不可復振矣

論紀綱疏二

葉適

唐之中世既失其紀綱而藩鎮橫及其後也藩鎮復不能自有其威令而士卒驕五代之亂帝王屢易者非藩鎮也士卒也雖然藩鎮居士卒之上而士卒依藩鎮以爲名見者不察而以爲其患專在于藩鎮藝祖思靖天下以爲不削節度則其禍不息于是始置通判以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當治權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徒管空城受詞訴而已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昔者節度之害盡去而四方萬里之遠奉尊京師文符朝下期會夕報伸縮緩急皆在朝廷矣其時契丹強盛太原未服西有諸戎之遺種所以備守之者猶倚邊將至太宗則又漸收之雖邊地亦如內地矣蓋民困

于唐末五代之久亂一日能使強藩悍將退聽而天下安息安得不自以為制馭宇宙之善謀遵用而不易哉雖然為天下之紀綱則固有常道譬如一家藩籬垣墉所以為固也堂奧寢處所以為安也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使外亦如內之柔不可為也唐失其道化內地為藩鎮內外皆堅而人主不能自安本朝反其弊使內外皆柔雖欲自安而有不可安者焉故自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日擾河北山東無復寧居李繼遷叛命四方不解甲諸將不能自奮于一戰者權任重而法制密從中制外而有所不行也咸平之末真宗幸大名傅潛王超以畏懦敗北王繼忠以輕進被擒景德初復幸澶淵幸而迄成和議不然用當日之規畫而欲久與虜校犯闕之危不俟靖康而後見矣夫恃虜之已和而苟天下之無事割西方以封殖趙德明至其治具則日密法令則日煩禁防束縛日不可動爵祿恩意參養郡臣狃于區區文墨之中斯僥倖之習勝而志氣日銷削節義日隳敗矣論者或非之其追言太祖之

事如姚內斌董遵誨郭進馮繼業之流皆守一郡官卑兵少然而豐財厚祿久任責成邊警無虞而太祖能以其力內平僭偽蓋雄略如此而竊歎後之不能不知此固昔者為國之本然曩以懲創五季太甚之故削損已多隄防已嚴此特其未能去者而至其後則盡去之耳自景德以後王旦王欽若以歌誦功德撰次符瑞為上下之意以為守邦之大猷當百世而不變蓋古人之未至而今世之獨得也奚暇他議哉紀綱之失猶其粗者耳併與人材皆壞人之智慮不能自出於繩約之內歷考載籍非不燦然明備而皆未有能援昔以證今者但于煩文細故皆增之使不可復脫而已此豈不為大可歎哉

論紀綱疏三

葉適

天下之弱勢歷數古人之為國無甚于本朝者真宗之末仁宗之初契丹守和約者三十八年趙德明亦三十年文恬武嬉舞蹈太平不見其為弱也及元昊始叛章得象之徒毅憤其小醜欲翦滅

南宋文庫卷二十一
三
之立論必於不赦既而屢出屢敗潼關以西人無固志而契丹遂擁兵境上以邀索周世宗故地使富弼重爲解之然後乃已于是形勢大屈而天下皆悟其爲弱證矣仁宗亦慨然思欲整治用弼與范仲淹韓琦爲兩府論議前卻施行舛謬小人交鬪其間三人逐去而前規故習遂不可破當時議者以爲三人不能循致治功而欲歲月成天下之事其意太銳故至於此嗟乎此三人者正坐不能以歲月成天下耳弼與琦相繼當國其懲前之禍愈深而循致之說愈用矣雖然循致者卒不能有所致也弼相四年琦相七年所循致者何事哉于是財用耗乏人才頽弛天下翫弊愈甚而士以虛名相高故王安石佐神宗欲一反之而安石不知其爲患在于紀綱內外之間分畫委任之異而以爲在于兵之不强財之不多也使安石知之正其紀綱明其內外分畫委任而責成功然後取賦斂之煩者削之本學校隆經術以新美天下豈復有洵洵之論不惟無成而反有所喪乎以神宗之厲志有爲終于舉措衡

決變法則爲傷民開邊則爲生事力圖靈武連以失利亦悔用兵之無益者不知改弱勢而爲強勢而欲因弱勢以爲強勢也夫改之與因由始論之一言之殊耳及其力行堅執乃成黨錮更紹聖崇寧而天下大病凡青苗凡保甲凡兵財之政所謂欲因弱勢以爲強勢者至宣和末年埽地無有昔日弱勢之可守者又皆廢壞而其弱勢之不可反者遂爲膏肓不可療之危疾雖分四總管以固捍禦委長安建康之守以募勤王天下冰解雲散一城一池劫制于虜而號令不能及矣當是之時割地以與人使自爲守猶且不可況能自守而禁人也哉然則本朝之規畫其始終本末之際蓋可觀矣自周德威失榆關之險繼以雲中燕山兩道歸于契丹虜在長城之內而大河以北已有不可守之勢爲天下者不按九州之圖籍略其四旁規其中央左顧右望以盡天下之大形堅外柔內分畫委任羣臣合力功罪有歸以正天下之常勢第因其所有掩絕前後而欲以人主之一力守之豈可得乎此天下之患所

以二百年而常在論今天下之事所以窮數十百萬言而不能決也

論紀綱疏四

葉適

建炎初載李綱用事議分京東河北用唐藩鎮之法使自守其地諸道各置要郡次要郡以一兵馬之權綱所措畫則已陋矣括馬斂財騷動天下議者蠶起不得旋踵卒以逐去于是汪伯彥黃潛善無所施爲以爲稍徙近南安常守舊命使祈請自足以苟延歲月既而有維揚之禍牽連奔走東極海嶠始委張浚以川陝而宣撫處置之名立焉便宜行事之命出焉范宗之相繼建請而江淮亦各分裂爲鎮撫使于是盜賊充斥僞齊擁挾虜人連兵內向上流又置鎮撫大使文武參用犬牙相維復遣執政督視以一威望浚雖狂疏竟失關陝然節制諸將保有全蜀張俊韓世忠岳飛亦次第平殄羣寇江左所以粗定而虜肯和者亦任人之效也雖然分畫無法委任不專張浚趙鼎汎然于事機之會言戰不敢請和

不欲費日累月師老糧匱上下厭倦而秦檜以爲權不可外假兵柄不可與人故屈意俯首惟虜所命以就和約廢誅諸將竄逐名士使兵一歸于御前督府結局收還便宜使州郡復承平之常制檜方矜其功伐自比趙普以爲經國之常算莫能及也且祖宗之天下無故而失其大半遷劫之讐百世不可忘矣乃以撫定江左爲大功何哉戊申至辛巳二十年矣女真一旦出不遜語聞于殿陛朝野喧然搏手無措相對駭愕無可爲者而葉義問汪澈出矣及陛下嗣服以來張浚總統于江淮虞允文王炎之屬相繼宣撫于漢中蓋四五年時用分畫之法稍以事權付托臣下爲國之紀綱終不可廢者亦已粗見于此然而不明其功則不可以任其人不可任其人則不可以要其功內治不定則夫仇讐者誰與謀之今百計哀取竭東南之力以供餽四駐劄者而兵不知用因任舊將之子弟部曲以決得爲統帥而將不知兵除授更易一出內庭報發承受名爲機密而大臣不聞諸州禁兵零細纖弱專使路鈴

教閱訓練而守臣不預防遏內江虛徹沿淮紀綱所立錯繆無序然則有民誰治有兵誰用有地誰守歲遷月易孰爲可見之效而陛下規恢之圖終將邑邑不試而已乎天下非可以私智爲也方略非可以私術驗也勝敗興廢古今一塗轍而已唯本朝之論則欲私爲而私驗之是以頽弊委靡至于今日而莫曉其故此臣之所謂必盡知天下之害而後能盡天下之利也

進卷序發

葉適

臣竊以陛下循祖宗之舊特詔近臣於科舉之外薦聞天下之豪雋許以極言當世之事而考察其尤異者秩以不次之爵待以非常之用而天下之豪雋亦莫不欣喜自効願致於其間夫開天下以不諱之門納疏賤於至高之選此豈非堯舜之盛哉而臣之不肖則獨有所甚憂于此何者治道本不如是之易言也而陛下必以言求之使臣而少言之歟則略而不足聽盡言之歟則可以聽而未必信而天下之不知者又將強言之於是天下之言雜然並

進而其上莫能擇也則一切以爲空言而盡廢之夫以有用之學責臣等而卒不免於空言廢之此非陛下之意也而其勢有必然者蓋自慶曆元祐以來著而爲書者何其眾也其於天下之治亂軍旅錢穀之大計常先爲之畫而以意處之者何其敢決而不疑也其言之多思之深豈無一二足用於世哉而後進之士耳剽目習以爲言語文字之流使之運奇於異說之餘而求夸於陳言之外足以敗天下之定勢則夫朝廷之上於其發謀舉事之際而何以爲守是故今日之患不患人主之不言也而患其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其盡言而無所用夫上有寬博無忌之心下有慷慨盡言之意皆前世之所不及也而其效止於若此此豈可不爲之深憂其故歟以臣所論士之深識遠見卓然突出有志于天地君臣之大義而務盡其精微以興起一代帝王之業者雖以漢唐有國之長其間不過數人而已況其不少概見而泯沒於山巖木石之間者此臣所以中夜竊歎廢食忘寢以爲

南宋文範卷三十一
十五
陛下幸使因方正之選萬一能進于朝則其所以稽參成敗之迹而推原當世之故宜特發其大意而無至於盡言夫廢置更革立命造謀而出政事於天下者天子與大臣之事也而疏遠一介之士豈得以借言之夫惟居安者不思其危習常者不察其變見近者或忘于遠獨任者或失于人計利太卑而求民太甚持法愈密而為治愈疏至于經國之規御世之要切近而不為陋宏濶而不為迂盛衰之相因治亂之相易若此者臣皆有以發之夫朝廷之上公卿百官所以統天下而常患於不能知天下之情四海之廣南北異俗賢愚異慮而嘗患不能通朝廷之意上下不合則禍敗出于其中而不知故臣以為誠略發其大意見於餘篇而又序其所以發者本末如此庶幾無猖狂驚世之論豫定必然之謀以逆墮于空言之譏而失明天子設科之意陛下幸使大臣擇焉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葉適

臣聞臣子告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

而忘君父之為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間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淮惡不敢仕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趨起辭避終未敢前淮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用為郎官人知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為栗誣奏逐去眾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為栗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陛下也暨栗劾奏熹文字傳播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于陛下乎栗言熹敢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腳疾發動不任下牀遂申尙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

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
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
加鑄諭既能出入宮門上殿奏事并遍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
供職良不爲難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
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負慚德所有
印記無所歸著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
未對之前腳疾已作當對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
諫相見腳疾痛復劇既申尙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
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可受乎熹已
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鑄諭而扶曳供職可乎郎官未供職以
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
栗謂熹不受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
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
輒攜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

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臣聞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
士子闢家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歟
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歟其相與從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以勸人
爲忠爲孝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
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之禁令栗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
罪而又謂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欲索
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不可掩夫栗逆
探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
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在初九初十
爾相去隔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供職是栗急于誣熹而不
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陛下愛惜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
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
係大宗丞計衡兼權以熹之故移計衡于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
以待熹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陛下明詔曾任監司知縣者

始得除郎其事久矣館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除差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于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之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諫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尙未供職而栗望風劾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于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辯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

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相爲鉤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得安於是賢士惴惴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人蓋用此術此于陛下彰善黜惡封殖人才以爲子孫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爲侍從就其蹇淺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于下而更襲用鄭丙陳賈密付相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遊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見栗恥不得與廟號之議遂爲樂堯之說而人知其橫怒詳定所人吏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況職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狠愎不畏君父之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顯逐知名之士陛下原其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欲以何爲誠不可不預防不可不早辯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郎官去留何至上封事諛諛徒溷宸慮哉蓋見大臣以下畏栗

凶醜莫敢明辯積在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陛下正紀綱之所在
絕欺罔于無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
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
報之至干冒宸嚴伏地待罪

論修戰守劄子

袁燮

臣區區愚衷二月三月獲對威顏具陳正月雷雪非常之變宜益
修邊防爲戰守之計臣非敢爲此臆說也按春秋魯隱公九年三
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孔子以八
日之間再有大變故謹而書之又臣恭覽國史紹興三十一年正
月丁亥風雷雨雪一夕交作侍御史汪激殿中御史陳俊卿皆以
陰盛陽微外裔窺中國之象是冬金亮果提兵大入今殘敵衰微
雖非亮比而雷雪作孽無異曩時臣所以不得不先事言之累月
以來淮襄閒幸稍寧息然其心變詐萬端安知不養力蓄銳伺隙
而作乎蜀被其害所過爲墟雷雪之變旣昭然矣秋冬之閒又將

若之何夫備禦有素雖强大之敵不足多畏苟安無策雖僅存之
國亦能肆毒而或者之論則曰我朝兼愛南北閒不免于用兵而
終歸于和好今亦和而已矣豈必他求臣以爲不然曩時金人去
中國甚遠糧運難繼故不敢輕動而和可以久今假息之地密邇
于我苟利在焉猝焉而至豈復顧盟好哉不可一也汴都四平難
以立國欲奪我險要爲駐足之地首犯浮光肆及襄漢駸駸以至
蜀觀其志願非專爲歲賜也彼無求和之意而我強欲與通和大
有邀索何以堪之不可二也且所以欲和者圖省費耳往年四月
聘使之還甫入吾界而犯順之兵亦以是日入難信如此和可恃
乎戍可撤乎輸轉之費生券之費猶是若也夫何省之有不可三
也忠義之流排難解紛實賴其力旣與敵爲仇矣彼方仇之我則
和之倒戈反噬莫與爲禦不可四也堂堂大朝卑辭厚禮謹奉垂
亡之國目示削弱誰不侮之不可五也推此以往其不可者尙多
有之夫旣不可和則計將安之曰自古立國固有終不與外裔通

南宋文範卷二十一
好者石勒來聘晉焚其幣符堅雖強晉不少屈而卒成淝水之功
何獨今日欲通好歟毋溺于晏安而常軫淵冰之慮毋樂于順從
而急聞藥石之言思天變之可畏懼國勢之將危無一日不修攻
戰之具無一日敢忘侵侮之恥選擇將帥如恐不及練習士卒常
若寇至而絕口勿言通和此則帝王之雄略也嗚呼財用未足兵
力未強姑從和好似爲體國以通和爲戒若非體國者究其實而
言之求和自我不保其往將有無窮之悔絕不通和事雖難辦是
乃久安之策然則臣之愚衷爲國慮也深矣雖然謀之寡不若謀
之眾臣願陛下肆頒明詔博謀羣臣凡可以制服敵國者畢陳于
前而擇其至當者亟施行之古者國有大疑謀及卿士至于庶人
蓋所以廣其聰明也庶人猶且及之而況在廷之臣乎惟陛下留
神則天下幸甚

